宋元學案

西山眞氏學案表

眞德秀　詹氏門人　屏山晦翁再傳——子志道

王埜——王應麟　別爲深寧學案

馬光祖

金文剛

孔元龍

呂良才

呂敬伯

江塤

劉炎

陳均

周天駿

徐元杰

劉克莊 別見艾軒學案

王邁

程掌 別見鶴山學案

熊慶胄

徐幾 —— 王應麟 別爲深寧學案

湯千

湯巾

湯中 並爲存齋晦靜息庵學案

劉漢弼 —— 弟漢傳 別見九峯學案

忠愍同調

陳策

王天與
西山續傳
——子振

魏了翁 別爲鶴山學案

李燔

張洽

李方子 並爲滄洲諸儒學案

並西山講友

宋元學案卷八十一

餘姚黃宗羲原本　　後學慈谿馮雲濠校刊

男百家纂輯　　鄞縣王梓材重校

鄞縣全祖望修定　　道州何紹基重刊

西山眞氏學案

祖望謹案西山之望直繼晦翁然晚節何其委蛇也東發于朱學最尊信而不滿于西山理度兩朝政要言之詳矣宋史亦有微辭述西山眞氏學案梓材案是卷本稱西山學案謝山序錄定本益以眞氏所以別于西山蔡氏也

詹氏門人　劉朱再傳

文忠眞西山先生德秀

眞德秀字景元後更希元建之浦城人慶元五年進士繼中博學宏辭科累官起居舍人兼太常少卿出爲江東轉運副使歷知泉州隆興潭州理宗卽位召爲中書舍人擢禮部侍郎史彌遠憚之落職紹定五年起知泉州福州召爲戶部尚書時去國已十年矣改翰林學士尋得疾拜叅知政事而卒端平二年也年五十八謚文忠學者稱西山先生立朝不滿十年奏疏亡慮數十萬言直聲震朝廷四方文士誦其文想見其風采及遊宦所至惠政深洽由是中外交頌都城人時驚傳傾動奔擁出關曰眞直院至矣果至則又塡塞聚觀不置時相益以此忌之輒擯不用而名愈彰自韓侂胄立僞學之名以錮善類凡近時大儒之書皆顯禁絕之先生晚出獨立慨然以斯文自任講習而

服行之黨禁既開而正學遂明于天下後世多其力也宋史詹體仁傳言鄭人眞德秀早從其遊嘗問居官涖民之法體仁曰盡心平心而已盡心則無媿平心則無偏先生能守而行之所著有西山甲乙稾對越甲乙集經筵講義等書雲濠案先生著述尙有四書集編二十六卷又文章正宗二十卷續集二十卷俱內府藏本

百家謹案從來西山鶴山並稱如鳥之雙翼車之雙輪不獨舉也鶴山之誌西山亦以司馬文正范忠文之生同志死同傳相比後世亦無敢優劣之者然百家嘗聞先遺獻之言曰兩家學術雖同出于考亭而鶴山識力橫絕眞所謂卓犖觀羣書者西山則依門傍戶不敢自出一頭地蓋墨守之而已

西山答問

問收其放心養其德性

德性謂得之于天者仁義禮智信是也收放心養德性雖曰二事其實一事蓋德性在人本皆全備緣放縱其心不知操存自致賊害其性若能收其放心卽是養其德性非有二事也

問端莊靜一乃存養工夫

端莊主容貌而言靜一主心而言蓋表裏交正之義合而言之則敬而已矣

問學問思辨乃窮理工夫

程子曰涵養須用敬進學在致知蓋窮理以此心爲主必須以敬自持使心有主宰無私意邪念之紛擾然後有以爲窮理之

甚本心既有所主宰矣又須事事物物各窮其理然後能致盡心之功欲窮理而不知持敬以養心則思慮紛紜精神昏亂于義理必無所得知以養心矣而不知窮理則此心雖清明虛靜又只是箇空蕩蕩底物事而無許多義理以爲之主其于應事接物必不能皆當釋氏禪學正是如此故必以敬涵養而又博學審問謹思明辨以致其知則于清明虛靜之中而衆理悉備其靜則湛然寂然而有未發之中其動則泛應曲當而爲中節之和天下義理學者工夫無以加于此者自伊川發出而文公又從而闡明之中庸尊德性道問學章與大學此章皆同此意也

問零零碎碎湊合將來不知不覺自然省悟

正如曾子平日學問皆是逐一用功如三省如問禮逐些逐小做將去積累之久一旦通悟夫子遂以吾道一以貫告之至此方知從前所爲百行萬善只是一理方其積累之時件件著力到此如炊之已熟釀之已就更不須著分毫之力

問大學只說格物不說窮理

器者有形之物也道者無形之理也明道先生曰道即器器即道兩者未嘗相離蓋凡天下之物有形有象者皆器也其理便在其中大而天地亦形而下者乾坤乃形而上者日月星辰風雨霜露亦形而下者其理即形而上者以身言之身之形體皆形而下者曰性曰心之理乃形而上者至于一物一器莫不皆然且如燈燭者器也其所以能照物形而上之理也且如牀卓

器也而其用理也天下未嘗有無理之器無器之理卽器以求之而理在其中如卽天地則有健順之理卽形體則有性情之理精粗本末初不相離若舍器而求理未有不蹈于空虛之見非吾儒之實學也所以大學敎人以格物致知蓋卽物而理在焉庶幾學者有著實用力之地不致馳心于虛無之境也

問致知一段是夢覺關誠意一段是善惡關

言格物致知必窮得盡知得至則如夢之覺若窮理未盡見善未明則如夢之未覺故曰夢覺關好善必實然好之如飢之必食渴之必飲惡惡必實然惡之如水之不可入火之不可蹈如此方能盡人之道以充人之形若名爲好善而好之不出于實名爲惡惡而惡之不出于實則是爲欺而已歟心一萌無往而

非惡矣亦何以異于禽獸哉故曰善惡關大學雖有八條緊要全在兩節若知已至意已誠則大本已立其他以序而進有用力之地矣若知不至意不誠既無其本無往而可矣故朱子以二關喻之言如行軍然必須過此二重關隘方可進兵故也

問主忠信章

論語止言主忠信不言誠至子思孟子然後言誠蓋誠指全體而言忠信指用功處而言忠是盡于中者信是形于外者有忠方有信不信則非所以爲忠二者表裏體用之謂如形之與影也心無不盡之謂忠言與行無不實之謂信盡得忠與信卽是誠故孔子雖不言誠但欲人于忠信上著力忠信無不盡則誠在其中矣孔子教人大抵只就行處說行到盡處自知誠之本

源子思孟子則併本源發出以示人其義一也

問非鬼而祭章

鬼神之理雖非始學者所易窮然亦須識其名義若以神示鬼三字言之則天之神曰神地之神曰示人之神曰鬼若以鬼神二字言之則神者氣之伸鬼者氣之屈氣之方伸者屬陽故爲神氣之屈者屬陰故爲鬼神者伸也鬼者歸也且以人之身論之生則曰人死則曰鬼此生死之大分也然自其生而言之則自幼而壯此氣之伸也自壯而老自老而死此又伸而屈也自其死而言之則魂游魄降寂然無形此氣之屈也及子孫享祀以誠感之則又能來格此又屈而伸也姑舉人鬼一端如此至若造化之鬼神則山澤水火雷風是也日與電皆火也月與雨

皆水也此數者合而言之又只是陰陽二氣而已陰陽二氣流行于天地之間萬物賴之以生賴之以成此卽所謂鬼神也今人只塑像畫像爲鬼神及以幽暗不可見者爲鬼神殊不知山峙川流日照雨潤雷動風散乃分明有跡之鬼神伊川曰鬼神者造化之迹又曰鬼神天地之功用橫渠曰鬼神二氣之良能凡此皆指陰陽而言天地之氣卽人身之氣人身之氣卽天地之氣易繫辭曰精氣爲物游魂爲變人之生也精與氣合而已精者血之類是滋養一身者故屬陰氣是能知覺運動者故屬陽二者合而爲人精卽魄也目之所以明耳之所以聰者卽精之爲也此之謂魄氣充乎體凡人心之能思慮有知識身之能舉動與夫勇決敢爲者卽氣之所爲也此之謂魂人之少壯也

血氣强血氣强故魂魄盛此所謂伸及其老也血氣旣耗魂魄亦衰此所謂屈也旣死則魂升于天以從陽魄降于地以從陰所謂各從其類也魂魄合則生離則死故先王制祭祀之禮使爲人子孫者盡誠致敬以焫蕭之屬求之于陽灌鬯之屬求之于陰求之旣至則魂魄雖離而可以復合故禮記曰合鬼與神教之至也神指魂而言鬼指魄而言此所謂屈而伸也

問仁字

凡天下至微之物皆有箇心發生皆從此出緣是稟受之初皆得天地發生之心以爲心故其心無不能發生者一物有一心自心中發出生意又成無限物且如蓮實之中有所謂幺荷者便儼然如一根之荷他物亦莫不如是故上蔡先生論仁以桃

仁否仁比之謂其中有生意才種便生故也惟人受中以生全具天地之理故其爲心又最靈于物故其所藴生意纔發出便近而親親推而仁民又推而愛物無所不可以至于覆冒四海惠利百世亦自此而推之耳此仁心之大所以與天地同量也然一爲利欲所汨則私意横生遂流而爲殘忍爲刻薄則生意消亡頑如鐵后便與禽獸相去不遠豈不可畏也哉今爲學之要須要常存此心平居省察覺得胸中盎然有慈祥惻怛之意無忮忍刻害之私此即所謂本心即所謂仁也便當存之養之使之不失則萬善皆從此而生

問敬字

伊川先生言主一之謂敬又恐人未曉一字之義又曰無適之

謂一適往也主于此事則不移于他事是之謂無適也主者存主之義伊川又云主一之謂敬一者之謂誠主則有意在學者用功須當主于一主者念念守此而不離之意也及其涵養既熟此心湛然自然無二無雜則不待主而自一矣不待主而自一即所謂誠也敬是人事之本學者用功之要至于誠則達乎天道矣此又誠敬之分也所謂主一者靜時要一動時亦要一平居暇日未有作爲此心亦要主于一應事接物有所作爲此心亦要主于一此是靜時敬動時敬靜時能敬則無思慮紛紜之患動時能敬則無舉措煩擾之患如此則本心常存而不失爲學之要莫先于此當更以胡致堂一段參觀

問顏樂

集註所引程子三說其一曰不以貧窶改其樂二曰蓋其自有樂三曰所樂何事皆不說出顏子之樂是如何樂其末卻令學者于博文約禮上用功博文約禮亦有何樂程朱二先生似若有所隱而不以告人者其實無所隱而告人之深也又程氏遺書有人謂顏子所樂者道程先生以爲非由今觀之言豈不有理先生非之何也葢道只是當然之理而已非有一物可以玩弄而娛悅也若云所樂者道則吾身與道各爲一物未到渾融無閒之地豈足以語聖賢之樂哉顏子工夫乃是從博文約禮上用力博文者言于天下之理無不窮究而用功之廣也約禮者言以禮檢束其身而用功之要也博文者格物致知之事也約禮者克己復禮之事也內外精粗二者並進則此身此心皆

與理爲一從容游泳于天理之中雖簞瓢陋巷不知其爲貧萬鍾九鼎不知其爲富此乃顏子之樂也程朱二先生恐人只想像顏子之樂而不知實用其功雖日談顏子之樂何益于我故程子全然不露只使人自思而得之朱文公又恐人無下手處特說出博文約禮四字令學者從此用力眞積旣久自然有得至于欲罷不能之地則顏子之樂可以庶幾矣二先生之拳拳于學者可謂甚至不可不深玩其旨也

問語上語下

此章南軒先生之說至爲精密所當玩味所謂聖人之道精粗雖無二致者蓋道德性命者理之精也事親事長灑掃應對之屬事之粗也然道德性命只在事親事長之中苟能盡其事親

事長之道則道德性命不外乎此矣但中人以下之資質若驟然告之以道德性命彼將何所從入想像億度反所以害道不若且從分明易知處告之如事親事長灑掃應對之屬皆人所易知也如此則可以循序而用力不期而至于高遠之地此聖門教人之要法也

問不由戶章

舊說謂人之不能不由道如出之不能不由戶朱文公非之以爲世人之行不由道者多矣若如舊說則凡人所行不問是非善惡皆可以爲道矣且如事親事長人人所同也然必事親孝事長弟然後謂之道不然則非道矣此章蓋歎世人但知出由戶而不知行必由道欲人知行不可以不由道也

又中庸道不可須臾離章龜山先生謂寒而衣飢而食出而作入而息耳目之視聽手足之舉履無非道也此百姓所以日用而不知伊尹耕有莘之野而樂堯舜之道所謂堯舜之道即樂于有莘之野是已朱文公辨之曰衣食作息視聽舉履皆物也其所以如此之義理準則乃道也若便指物爲道不惟昧于形而上下之別而墜于釋氏作用是性之失且使學者誤爲道無不在雖猖狂妄行亦無適而不爲道矣其害可勝言哉蓋龜山先生以物即是道而文公以爲物之則方是道正與出不由戶章意同

又告子曰生之謂性蓋言人之能知覺運動者即性也孟子不然之朱文公發其義曰能知覺運動者只是氣知覺運動之理

方是性告子誤認氣爲性又引龜山舉釋氏語云神通幷妙用運水與搬柴以比徐行後長不知徐行後長方謂之弟疾行先長則爲不弟若謂運水搬柴便是妙用則徐行疾行皆是弟矣此亦與前章意同大抵皆謂人于日用事物閒處處當理然後爲道不可以日用事物便爲道朱文公此說最有益于學者當參而味之

問太極中庸之義

下問太極中庸二條自顧淺陋何足以辱姑卽平日所讀朱文公先生之書及嘗見所窺者略陳一二所謂無極而太極者豈太極之上別有所謂無極哉特不過謂無形無象而至理存焉耳蓋極者至極之理也窮天下之物可尊可貴孰有加于此者

故曰太極也世之人以北辰爲天極屋脊爲屋極此皆有形而可見者周子恐人亦以太極爲一物故以無極二字加于其上猶言本無一物只有此理也自陰陽而下則麗乎形氣矣陰陽未動之先只是此理豈有物之可名邪即吾一心而觀之方喜怒哀樂之未發也渾然一性而已無形無象之中萬理畢具豈非所謂無極而太極乎以是而言則思過半矣喜怒哀樂之未發即寂然不動之時思慮一萌則已動矣故程子以思爲已發此至論也來諭謂思是已發則致知格物亦是已發此則未然蓋格物致知自屬窮理工夫大凡講論義理最忌交雜今方論喜怒哀樂之發未發而以格物致知雜之則愈渾雜而不明矣來諭又恐懸空無致力處此亦未然蓋未發之時則當戒謹恐

懼其將發之時則當謹其獨逐時逐節皆有用功之地惟其未發也戒懼而不敢忘將發也謹獨而不敢肆則其發自然中節矣聖賢之學所以無弊者正緣句句著實未嘗說懸空道理且如中庸始言天命之性終言無聲無臭宜若高妙矣然曰戒謹曰恐懼曰篤恭則皆示人以用力之方葢必戒懼謹獨而後能全天性之善必篤恭而後能造無聲無臭之境未嘗使人馳于窈冥而不踐其實也太極圖說亦然首言無極太極次言陰陽五行亦可謂高且遠矣要其歸宿只在中正仁義而主靜之一語其于中庸戒懼謹獨之云若合符節總而言之惟敬之一字可以該也葢戒懼謹獨者敬也主靜亦敬也學者儻能居敬以立其本而又窮理以致其知則學問之道無徐蘊矣大率此理

自文公盡發其秘已洞然無疑所慮學者欲自立一等新奇之論而于文公之言反致疑焉不知此老先生是用幾年之功沈潛反覆參貫融液然後發出以示人今讀其書未能究竟底藴已先疑其說之未盡所以愈惑亂而無所明也故區區常勸朋友間且將文公四書朝夕涵泳旣深達其旨矣然後以次及于太極西銘解近思錄諸書如此作數年工夫則夫義理之精微不患其無所見矣又必合所知所行爲一致講貫乎此則必踐履乎此而不墮于空談無實之病庶乎其可矣此平生拙論如此故因垂問及之更望詳加鐫曉以補其昏愚之所不逮幸甚

大學衍義自序

臣始讀大學之書見其自格物致知誠意正心修身齊家至于

治國平天下其本末有序其先後有倫蓋嘗撫卷三歎曰為人君者不可以不知大學為人臣者不可以不知大學為人君而不知大學無以清出治之源為人臣而不知大學無以盡正君之法既又考觀在昔帝王之治未有不本之身而達之天下者然後知此書所陳實百聖傳心之要典而非孔氏之私言也三代而下此學失傳其書雖存槩以傳記目之而已求治者既莫之或考言治者亦不以望其君獨唐韓愈李翺嘗舉其說見于原道復性之篇而立朝論議曾弗之及蓋自秦漢以後尊信此書者惟愈及翺而亦未知其為聖學之淵源治道之根柢也況其他乎臣嘗妄謂大學一書君天下者之律令格例也本之則必治違之則必亂近世大儒朱熹嘗為章句或問以析其義寧

皇之初入侍經帷又嘗以此書進講願治之君儻取其書玩而繹之則凡帝王爲治之序爲學之本洞然于胸次矣臣不佞竊思所以羽翼是書者故剟取經文二百有五字載于是編而先之以堯典皐謨伊訓與思齊之詩家人之卦者見前聖之規橅不異乎此也繼之以子思孟子荀況董仲舒楊雄周敦頤之說者見後賢之議論不能外乎此也（以上論帝王爲治之序）堯舜禹湯文武之學純乎此者也商高宗周成王之學庶幾乎此者也漢唐賢君之所謂學已不能無悖乎此矣而漢孝元以下數君之學或以技藝或以文辭則甚繆乎此者也（以上論帝王爲學之本）上下數千載閒治亂存亡皆由是出臣故斷然以爲君天下之律令格例也雖然人君之學必知其要然後有以爲用力之地葢明道術辨

人材審治體察民情者人君格物致知之要也明道術之目有四曰天性人心之善曰天理人倫之正曰吾道異端之分曰王道霸術之異辨人材之目亦有四曰聖賢觀人之法曰帝王知人之事曰奸雄竊國之術曰憸邪罔上之情審治體之目有二曰德刑先後之分曰義利重輕之別察民情之目亦有二曰生靈向背之由曰田里休戚之實

崇敬畏戒逸欲者誠意正心之要也崇敬畏之目有六曰修己之敬曰事天之敬曰臨民之敬曰治事之敬曰操存省察之功曰規儆箴誡之助戒逸欲之目有五曰沈湎之戒曰荒淫之戒曰盤遊之戒曰奢侈之戒而先之以總論者所以兼戒四者之失也

謹言行正威儀者修身之要也一事無其目

重妃匹嚴內治定國本教戚屬者齊家之要也重妃匹之目有四曰謹選立之道曰賴規儆之益曰明嫡媵之辨曰懲廢奪之失嚴內治之目有四曰宮闈內外之分曰宮闈預政之戒曰內臣忠謹之福曰內臣預政之禍定國本之目有四曰建立之計宜早曰諭教之法宜豫曰嫡庶之分宜辨曰廢奪之失宜鑒教戚屬之目有二曰外家謙謹之福曰外家驕溢之禍

四者之道得則治國平天下在其中矣

每條之中首以聖賢之明訓參以前古之事蹟得失之鑑炳焉

可覩昔時入侍邇英蓋嘗有志乎是比年以來屛居無事迺得

䌷閱經傳彙而輯之畎畝微忠朝思暮繹所得惟此祕之巾衍

以俟時而獻焉其書之指皆本大學前列二者之綱後分四者

之目所以推衍大學之義也故題之曰大學衍義云

附錄

張荃翁貴耳集曰西山入朝都下歌曰若要百物賤須是眞直

院及至換得來攙做一鏝䴵補

又曰南省士子爲文曰誤南省之多士眞西山之餓夫補

梓材謹案此二條謝山學案劄記有之蓋即黃文潔所云州兵皆罔知貢舉以喧罵出院者也

王深寧困學紀聞曰眞文忠公曰恃爲而弗修賊天者也安焉

而弗求樂天者也此聖狂所以異補

又曰善推其所爲此心之充拓也求其放心此心之收斂也致堂曰心無理不該亡而不能推則視之不見聽之不聞痒痾疾痛之不知存而善推則潛天地撫四海致千歲之日至知百世之損益此言充拓之功也西山曰心一而已由義理而發無以害之可使與天地參由形氣而發無以檢之至于違禽獸不遠此言收斂之功也不闢則無闊不涵養則不能推廣補

梓材謹案此二條從深寧學案謝山所節錄移入深寧蓋私淑西山者也故錄其精語如是

黃文潔兩朝政要曰理宗時天下所素望其爲相者眞德秀文行聲迹獨重嘉定寶紹間僉謂用則即日可太平端平親政趣召至朝正當世道安危升降之機略無一語及之乃阿時相鄭淸之飾其輕舉敗事謂爲和扁代庸醫受責又以淸之開邊建

議御閱卒以府庫不足犒賞事不可行致前至諸軍質貸備衣裝無以償故闕延及州兵皆闕自是軍政不復立知貢舉事復以喧閧出院除參政未及拜以疾終補

謝山題眞西山集曰乾淳諸老之後百口交推以爲正學大宗者莫如西山近臨川李侍郎穆堂譏其沉溺于二氏之學梵語靑辭連軸接幅垂老津津不倦此豈有聞于聖人之道者愚嘗詳考其本末而歎西山之過負重名尙不止于此兩宋諸儒門庭徑路半出入于佛老然其立身行己則固有不媿于古人者龜山上蔡而後橫浦玉山皆是也西山則自得罪史彌遠以出晚節頗多慙德其學術之醇疵姑弗論可矣文潔篤行醇儒固非輕詆人者況其生

平依歸左西江而右建安而論是時之有宰相器者獨推袁蒙齋而深惜西山之無實則是非之公心也其事又耳目所親接則非傳聞失實也宋史西山本傳即出文潔之手其後元人重修雖諱其嚮軍知舉之短而于呵護鄭清之一節亦多微辭然則端平之出得非前此偶著風節本無定力老將知而耄及之邪吾于是而致歎于保歲寒之難也西山以博學宏辭起家故辭命爲最著然其兩制文字凡遇嘉定以後宰執多有伊傅周召之譽殆亦可以已而不已者與或又言倪文節公糾彌遠昆命元龜之制彌遠私人所據以自辯者亦得之西山雖西山未必以此求用于當時然亦要可以已者耳慈湖初見西山因以其命

訊日者戒其須忘富貴利達之心梓材案西山集趙慈湖行述云嘉定初元先生以祕書郎召某備數館職始獲從之遊似西山嘗爲慈湖門人然其辭爲墓銘云銘于體爲最重述其道嘗最詳非門人高弟不可則又自外于及門矣由今觀之西山未能終身踐此言也然則其不能攘斥佛老固其宜耳

西山講友

文靖魏鶴山先生了翁 別爲鶴山學案

文定李宏齋先生燔

直閣張主一先生洽

通判李果齋先生方子 並爲滄洲諸儒學案

西山家學 劉朱三傳

監稅眞先生志道

眞志道字仁夫西山之子也嘗請益于袁蒙齋甫蒙齋請以小字字先生曰寶之而因爲之說以贈之　參袁蒙齋集

雲濠謹案先生嘗監南劍州在城稅務見劉後村所狀西山行實與鶴山所作神道碑

西山門人

簽樞王潛齋先生埜

王埜字子文金華人嘉定十二年進士仕爲潭屬眞西山一見奇之延致幕下遂執弟子禮西山授以辭學先生曰所爲學于先生者義理之奧也西山益奇之累官樞密院編修官兼檢討淳祐初爲兩浙轉運判官又以訪察使出視江防寶祐二年拜端明殿學士簽書樞密院事與宰相不合罷提舉洞霄宮卒贈特進

雲濠謹案先生爲朱呂弟子介之子謝山劄記所云眞西山門人王潛齋官端明蓋即先生西山爲作潛齋記

莊敏馬先生光祖

馬光祖字華父東陽人寶慶二年進士主新喻簿見眞西山講學悅之遂執弟子禮從焉積陞右曹郎官歷知處州建康臨安咸淳三年拜參知政事五年進知樞密院事以光祿大夫致仕卒謚莊敏

龍圖金先生文剛

金文剛字子潛休寧人用遺恩補將仕郎調潭州司戶時眞西山帥潭得先生喜其端厚由是受知遂爲眞氏門人歷知奉新縣通判興國軍監左藏及封椿庫出知臨江軍常德府遷太府丞浙江提舉將作監進直龍圖閣卒先生莊重修潔燕居如肅

實莅官尤嚴明求民利病爲兢兢老而制行尤篤寶祐閒眞魏得罪去國門人或更名他師先生獨音問不絕舉步出言一以西山爲準

文介孔先生元龍

孔元龍字季凱衢州人先聖五十世孫也尙志篤學從西山遊主餘干簿後爲柯山精舍山長以宣教郎致仕年至九十手不釋卷贈太子少師所著有柯山講義論語集說魯樵斐藁奏議叢璧等書

雲濠謹案闕里志稱先生卒之日門弟子三百哭之私謚曰文介

縣尉呂先生艮才

呂艮才字賢甫從西山遊舉淳祐進士任潭州善化尉改京秩

辭歸

呂先生敬伯

呂敬伯從學于西山西山稱其有求道之志因示以入道之要佩服仁誠敬三字終身不忘

梓材謹案先生名中初字仲甫敬伯西山所爲改字也

知軍江先生塤

江塤字叔文崇安人嘉定元年進士尉古田縣歷武岡軍司法參軍提點刑獄檢法官知永平通判靖州知南平軍而卒先生從西山遊最久貌肅而氣和孜孜然惟講學是崇

劉先生炎

劉炎字子宣括蒼人西山序其邇言曰子讀劉子邇言屢廢而

歟有問者曰劉子之言常言也子何歎之數乎予曰子以予爲玩其文辭也邪若惟文辭之玩而已則劉子固常言也夫孰知其有功于學者邪

梓材謹案學案劉氏名炎者二其一字潛夫邵武人晦翁門人見滄洲諸儒學案

承旨陳公齊先生均

陳均字子公一字公齊平陽人雲濠案一作永嘉人資政殿學士昉兄子受學于西山官江東提刑改廣東豬寇犯邊漕臣方攝帥邀功囚平民數十先生曰治兵帥職治刑吾職寧嚴而縱之被中傷去起爲江西提刑兼知贛州以慈祥介潔著咸淳初除檢正賈似道在西湖欲以堂印自隨先生爭之曰堂印無出城之理復坐免尋以樞密都承旨祕閣修撰致仕修

周敬齋先生天駿

周天駿字子美永豐人也從西山遊稱其質性渾厚若在璞之玉其學以持敬爲主西山字之曰敬齋

忠愍徐先生元杰

徐元杰字仁伯上饒人陳文蔚講書鈆山爲朱子門人先生往師之後師事西山紹定五年進士及第官至工部侍郎淳祐四年史嵩之丁父憂詔起復先生適輪對言大臣讀聖賢書畏天命畏人言士論所以凜凜者實以陛下爲四海綱常之主大臣尤當身任道揆扶翼綱常者也自聞起復之命凡有父母之心者莫不失聲興言及此非可使聞于鄰國者也疏出朝野傳誦帝亦察其孤忠起復之命遂寢明年以暴疾卒或以爲嵩之毒

之太學生相繼訟冤臺諫交疏論奏詔付臨安府逮醫者及當所給使鞫治獄迄無成諡忠愍

文定劉後村先生克莊 別見艾軒學案

朝請王臞軒先生邁

王邁字實之仙遊人號臞軒從西山遊嘉定丁丑進士甲科端平中爲祕書省正字史嵩之將復相極言嵩之姦憸刻薄不可用輪對論君不可欺天臣不可欺君厚權臣而薄同氣此欺天之大者理宗爲動容出通判漳州禋祀雷雨應詔上言魏幾致疾妖治伐性道路憂疑綱淪法斁此天與寧考之所以怒也陛下方冊免三公乃遙相崔與之恐與之不至政柄必他有所屬于是言官李大同蔣峴希意論之補外徙知邵武軍亢旱應詔

疏奏七事以撤龍翔宮立濟王後爲先終朝請郎贈司農少卿補

教授程先生掌 別見鶴山學案

熊竹谷先生慶冑

熊慶冑字竹谷建陽人少受業于蔡節齋後遊西山之門兼師劉屋所著有三禮通議補

通判徐進齋先生幾

徐幾字子與號進齋崇安人通經尤精于易自朱眞後理學之傳先生稱得其妙景定閒臣僚交薦與何北山基同以布衣召詔補迪功郎添差建寧府教授兼建安書院山長有經義行世補

梓材謹案謝山修補葉又爲先生一傳云建安人節齋蔡氏弟子也崇政殿說書通判建寧府著有易輯是先生兼受眞蔡之學者又案謝山作同谷三先生書院記引或說云深寧之學得之王氏埜徐氏鳳王徐得之西山眞氏攷淸容居士集陳教授墓志云方宋文治時立博學宏辭科至呂成公眞文忠公闡正學彌貴重眞傳諸徐徐鳳徐鳳傳諸府君王公應麟是或說所本然祕書少監徐鳳以嘉定十七年卒深寧以前一年生無師傳之理豈謂先生邪

通直湯存齋先生千

郡守湯晦靜先生巾

侍郎湯息庵先生中 並爲存齋晦靜息庵學案

忠愍同調

忠公劉先生漢弼

劉漢弼字正甫上虞人成嘉定九年進士累官侍御史首論濮斗南葉賁爲時相史嵩之腹心且言嵩之久擅國柄願聽其終

喪亟選賢臣早定相位至論馬光祖奪情總賦淮南乃嵩之預爲引例之地乞勒令追服以補名教已感疾遂卒謚曰忠先生之歿也太學生蔡德潤等上書訟冤程公許著先生墓誌與徐元杰並稱其旨微矣史稱先生學明義利律身嚴正故不容于小人傾軋之世至以微疾暴亡是則可哀也已弟子知名者曰陳策 參史傳

王徐門人 劉朱四傳

尚書王厚齋先生應麟 別爲深寧學案

劉氏家學

司農劉先生漢傳 別見九峰學案

劉氏門人

帥幕陳南墅先生策

陳策字次賈上虞人也受業于劉忠公漢弼累官帥幕欲以經世自任而不遂晚年自號南墅陳本堂銘其墓補

西山續傳

教授王梅浦先生天與附子振

王天與字立大別號梅浦吉安人初習舉子業諸生從遊者甚衆後乃研精覃思著尚書纂傳四十六卷先引漢唐二孔氏之說次收諸家傳註而一以晦庵朱子西山眞氏爲歸雖其說之散在文集語錄者靡不會萃于中反復考證十五年而後成其心似薄蔡氏而不攻其非間亦采摭其說成宗大德三年憲使臧夢解上其書于朝詔授臨江路儒學教授武宗至大中其子振

板行之從黃氏補本錄入

尚書纂傳自序

晦庵先生于易于詩皆有訓傳獨于書晚年屬之蔡氏九峰二典禹謨親所訂定其貢舉私議則曰諸經皆以註疏爲本書則兼取劉王蘇程楊晁葉吳薛呂其與門人答問則如林如史如曾如李如陳各取其長西山先生讀書記纂三十餘篇大學衍義講數十餘條愚竊歎曰古今傳書者之是非至晦庵而遂定晦庵折衷傳書者之是非至西山而愈明學者不于二先生據將焉據積日累月而編始就乙亥冬求是正于集齋彭先生增廣校定凡若干條

梓材謹案榕湖傳及尚書纂傳序並從黃氏補本增之

宋元學案卷八十一終

北山四先生學案表

何基 父伯熭 勉齋門人 晦翁淸江再傳

子欽

從子鳳

王柏

子宗誠

子宗映

子宗瑞 並見白雲門人

弟相

族子侃 見上北山門人

族子佖

從孫城

子紹孫

孫閑

孫閏

孫闇

孫閔

子雲龍

金履祥 見上北山門人

王賁

車若水 別見南湖學案

周敬孫 —— 子仁榮 —— 周潤祖

泰不華

朱嗣壽 紫巖講友

楊珏 —— 周仁榮 見上子高家學

陶凱

孟夢恂

陳天瑞
周仁榮見上子高家學
孟夢恂見上簡齋門人

黃超然

朱致中

薛松年

張翌
楊剛中
子翮

夾谷之奇

聞人詵
子夢吉
吳履
宋濂
子璲

方孝孺 詳見明儒學案

唐以仁 — 子光祖 —

胡仕寧

樊萬

盛象翁 — 陳德永 見下絃齋門人

林絃齋 — 陳德永 — 朱右 附師李五峯

張明卿 附師邵素心

趙宏偉
漳江講友

張莘夫
紱齋同調

子明卿見上紱齋門人

鄧文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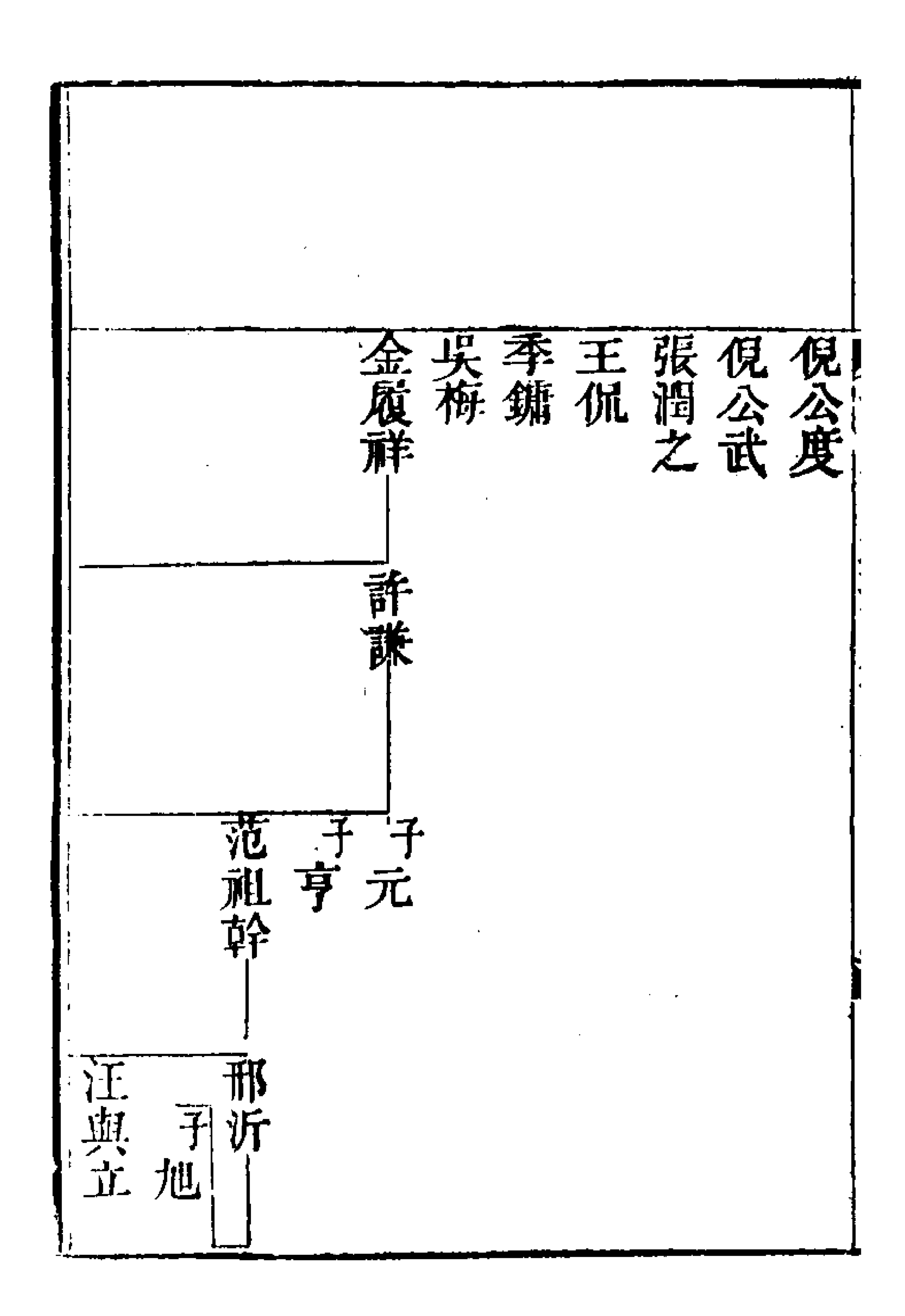
王守誠別見草廬學案

牟楷
魯齋續傳

陳紹大
靜正同調

汪開之

倪公晦


倪公度
倪公武
張淵之
王侃
季鏞
吳梅
金履祥
許謙
子元
子亨
范祖幹
邢祈
子旭
汪與立

劉名叔

李國鳳

葉儀——何壽朋

許元見上白雲家學

許亨見上白雲家學

敬儼從祖鉉

唐懷德

揭傒斯別見雙峯學案

朱公遷 別見雙峯學案

歐陽元

附師張貫之

方用

蘇友龍

子伯衡

胡翰

朱震亨

王餘慶

呂洙

呂權

呂機

李唐　子希明

衛富益　沈夢麟

黃孫

鄭忠

戚崇僧

朱同善

劉涓

李稌

李序

蔣元　子允升 別見滄洲諸儒學案

樓巨卿

趙子漸

張匡敬

大父衍
父士善

馬道貫

江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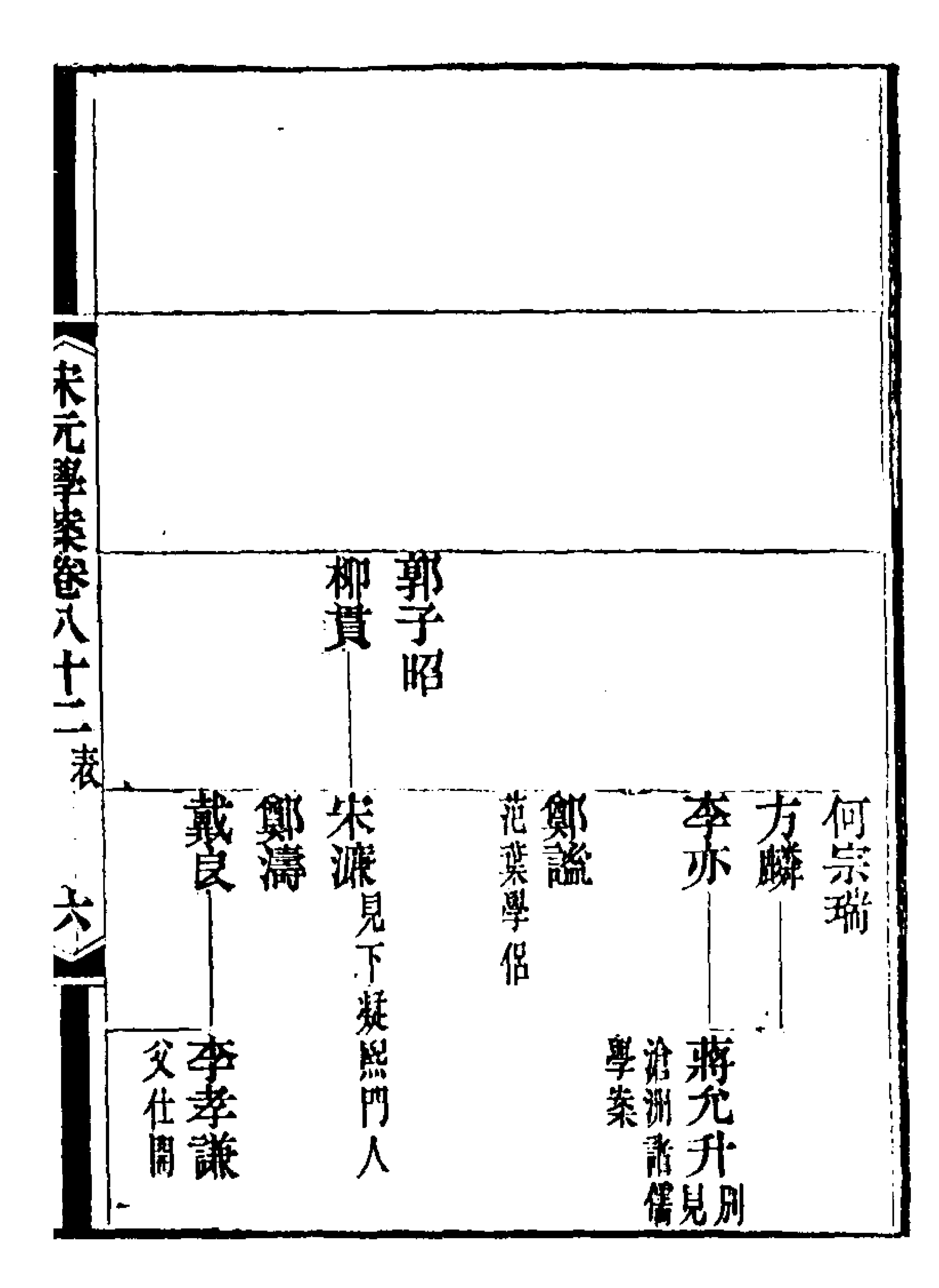
江起

王鱗——子延齡

合剌不花

何宗誠

何宗映



何宗瑞

方麟——

李亦——蔣允升　別見滄洲諸儒學案

鄭謐　范葉學侶

郭子昭

柳貫——宋濂　見下凝熙門人

鄭濤

戴良——李孝謙　父仕閩

李悌謙

李忠謙

唐轅 別見慈湖學案

楊璲 附兄琰 弟璵

衛富益 見下白雲門人

唐良驥

張樞

吳師道——子沈

並白雲學侶

胡翰 見上白雲門人

諸葛伯衡

徐原

趙宏偉

白雲同調

金麟

張必大

董偕

董俱

余澤

潘墀

魯齋學侶

何南坡

葉由庚別見滄洲諸儒學案

並北山學侶

方鎔

朱學續傳

子逢辰

元孫道鑑別見慈湖學案

魏新之

邵桂士

汪斗建

子汝懋別見慈湖學案

孫潼發

袁易

並石川講友

子逢振

族孫一夔

蔣沭

蛟峯同調

孫元見上白雲門人

宋元學案卷八十二

餘姚黃宗羲原本　後學慈谿馮雲濠校刊

男百家纂輯　鄞縣王梓材重校

鄞縣全祖望修定　道州何紹基重刊

北山四先生學案

祖望謹案勉齋之傳得金華而益昌說者謂北山絕似和靖魯齋絕似上蔡而金文安公尤為明體達用之儒浙學之中興也述北山四先生學案（梓材案是卷梨洲本稱金華學案謝山序錄始稱北山四先生學案又案方蛟峯父子亦講朱學者其派附此）

勉齋門人　朱劉再傳

文定何北山先生基（父伯熭）

何基字子恭金華人父伯熋丞臨川而黃勉齋榦知其縣事伯熋使二子師事之勉齋告以必有眞實心地刻苦工夫而後可先生悚惕受命于是研精覃思平心易氣以俟義理之自通未嘗立異以爲高徇人而少變也凡所讀書朱墨標點義顯意明有不待論說而自見者楊與立深推服之先生未嘗開門授徒聞而來學者亦未嘗立題目作話頭王魯齋柏登其門先生舉胡五峯之言曰立志以定其本居敬以持其志志立乎事物之表敬行乎事物之閒先生有文集三十卷其閒與魯齋問辯者十八卷蓋一事而至十餘往復先生終不變其說也景定五年添差婺州學教授兼麗澤書院山長力辭咸淳初授史館校勘兼崇政殿說書改承務郎主管西嶽廟終不出卒年八十一諡

文定居金華山北人稱北山先生

何文定語

爲學立志貴堅規模貴大充踐服行死而後已

讀詩別是一法須掃蕩胸次淨盡然後吟哦上下諷詠從容使人感發方爲有功

以洪範參之大學中庸有不約而符者敬五事則明明德也厚八政則新民也建皇極則止至善也至于皇極有休徵而無咎徵有仁壽而無鄙夭則中和位育之應皇極之極功也

讀易者當盡去其膠固支離之見以潔淨其心玩精微之理沈深涵泳得其根源乃可漸觀爻象究其義理

治經當謹守精玩不必多起議論有欲爲後學言者謹之又謹

可也

四書當以集註爲主而以語錄輔翼之語錄既出衆手不無失眞當以集註之精微折衷語錄之疏密以語錄之詳明發揮集註之曲折

宗義案北山之宗旨熟讀四書而已北山晚年之論曰集註義理自足若添人諸家語反覺緩散蓋自嘉定以來黨禁既開人各以朱子之學爲進取之具天樂淺而世好深所就日下而剽掠見聞以欺世盜名者尤不足數北山介然獨立于同門宿學猶不滿意曰恨某早衰不能如若人強健徧應聘講第恐無益于人而徒勤道路耳然則若人者皆不熟讀四書之故也北山確守師說可謂有漢儒之風焉

百家謹案勉齋之學既傳北山而廣信饒雙峯亦高弟也雙峯之後有吳中行朱公遷亦錚錚一時然再傳即不振而北山一派魯齋仁山白雲既純然得朱子之學髓而柳道傳吳正傳以逮戴叔能宋潛溪一輩又得朱子之文瀾蔚乎盛哉是數紫陽之嫡子端在金華也

北山學侶

漕元何南坡先生□

何南坡北山先生之兄也嘗舉漕元與北山同師黃勉齋其卒也金仁山履祥偕張必大童偕金麟余澤童俱等祭之曰考亭洙泗勉齋曾顏公與叔子俱親其傳始侍宦遊臨川之滸父師同寅伯仲步武終焉退老盤溪之濆頎頎兩公翼翼典刑勉齋

遺言被于後進實公始傳叔子訂定公舉計臺卒隱邛林叔子特詔亦辭執經叔子云亡公乃惻悶曾是信宿相繼而殞孰無兄弟惟公怡怡孰無生死惟公同歸師學匪殊塤篪一律清風不孤夷齊雙骨義義北山道脈攸傳有公之兄允爲二難我登師門並獲趨拜教語溫𥳑重重燕賚昔登公門乃玉乃金今登公堂乃聯銘旌合德壽終于公奚憾儀刑俱隔玆之永歎參金仁山集

萊過齋先生由庚別見滄洲諸儒學案

朱學續傳

奉直方先生鎔

方鎔字伯冶淳安人少以詞章名兩魁郡試後棄去盡心聖賢

知行之學每曰人與天地對立者文藝云乎哉日訓諸子所講明必以窮理盡性爲先至于應事接物則以持敬實踐爲功其教不言而躬行不見其有的然之迹而家庭日用起居無非六經之道暨二子逢辰逢振前後登第乃曰吾昔以爲不足爲者今吾兒爲之爾曹勿謂足也二子及第後授宣教郎歷官奉直大夫兩淮制置司參謀官參兩浙名賢錄

北山家學朱劉三傳

何先生欽

何欽文定公基之子也與王成齋以風流文雅相尙爲忘年交參王忠文集

何遯山先生鳳

何鳳字天儀號遯山翁文定公之羣從子也潛溪稱其言論風範可以冠冕風俗（參宋文憲集）

何先生宗誠

何先生宗映

何先生宗瑞（並見白雲門人）

北山門人

文憲王魯齋先生柏

王柏字會之金華人（雲濠案先生之祖師愈爲龜山弟子父瀚東萊弟子）少慕諸葛孔明自號長嘯年踰三十與其友汪開之同讀四書取論孟集義別以鉛黃朱墨求朱子去取之意以黃勉齋通釋何鉉答問乃約語錄精要足之名之曰通旨一日讀居處恭執事敬章惕然曰

長嘯非持敬之道更以魯齋已逃楊與立告以何北山基學于黃勉齋盡得朱氏之傳卽往從之北山授以立志居敬之旨且作魯齋箴勉之自是發憤奮勵讀書精密標抹點檢旨趣自見謂古人左圖右書後世圖學幾絕作研幾七十餘圖又作敬齋箴圖以日用從事夙興見廟閑閑靜坐子弟白事非衣冠不見也來學者衆其教必先之以大學蔡杭楊棟守婺趙景緯守台聘爲麗澤上蔡兩書院師理宗崩率諸生輿服臨于郡咸淳十年卒年七十有八國子祭酒楊文仲請于朝諡文憲雲濠案四庫書目收錄先生書疑九卷詩疑二卷詩目四卷

魯齋要語

三代以下所甚急者富國強兵而已富國強兵必以理財爲本

而儒者不屑爲夫理財而不用儒者其害不可勝言矣

世衰道微學絕教弛士氣不振風俗不淑以士大夫體不立而急于用借濟時行道之言以蓋其富貴利欲之私心

　梓材謹案此下有二條一移入濂溪學案一移入南湖學案

蘇氏以爲管仲智有餘而德不足亦過矣當是之時利欲汩沒人心已亡其所謂知亦即知得利欲一路而于天理民彝未嘗知也惡方病其不足安得謂之有餘

陳恆弑其君蘇氏謂齊不與者半以魯之衆加齊之半可克也此是以戰國縱橫之士待聖人也聖人以大義告其君豈以利害動其聽哉

尋樂之說似覺求上達之意多于下學之意少竊謂苟無下學

之功決無上達之理朱子于此一段公案固曰學者但當從事于博文約禮以至于欲罷不能而旣竭吾才則庶乎有以得之吁此千古不易之教而傳之無弊者也

孟子之所謂自得欲自然得于深造之餘而無强探力索之病非有脫落先儒之說必有超然獨立之見也舉世誤認自得之意紛紛新奇之論爲害不少且集註之書雖曰開示後學爲甚明其閒包含無窮之味蓋深求之于言意之內尙未能得其彷彿而欲求于言意之外乎修道指其當行之路也明誠指其當知之路也知而後能行行固不先于知也

原其繼善成性之初理與氣未嘗相離也推其極本窮源之義理與氣不可相雜也于不可相雜之中要見未嘗相離之實于

未嘗相離之中要知其不可相雜之意方謂純粹峻潔不悖厥旨夫氣者性之所寄也性者氣之所體也舜之命禹曰人心曰道心此分理氣而並言湯誥曰降衷劉子曰受中此于性中獨提理言所謂性即理也告子曰食色曰生之謂性此于性中獨提氣言故曰不識性也子思曰天命則理氣混然在中曰喜怒哀樂本乎氣者也特以其未發無所偏倚故謂之中此氣而合理也發而中節亦氣也有理以帥乎其中故發而能中節矣古今之遠四海之大人生消息變化之無窮推其所以相生相克者止于五行五行氣也五行之神則仁義禮智之性也性即天賦之理也君子修之吉小人悖之凶此常理也君子修之亦有時而不吉小人悖之亦有時而不凶此非常理也變也氣之不

齊也故有時而變理則一定而不可易學者當循其常而安其變秉其彝而御其氣使理常爲主而氣常聽命焉雖富貴貧賤夭壽之不同而仁義禮智之在我者皆不得而泯此自昔聖賢教人之要法

自伏羲則河圖推一陰一陽之義畫出奇耦皆因自然之勢而生八卦文王則河圖卻因已定之卦推其交合乃求未畫之圖而易位置河圖者先後天之宗祖乎大禹得洛書而列九疇箕子得九疇而傳洪範洛書之數四十有五而洪範之經推其事五十有五與河圖之數不期而暗合箕子之傳又推而倍大衍之數洪範者經傳之宗祖乎

洛書之所以則河圖者何也洛書以河圖生成之數並位此其

大意也以二四易置于東南以七九易置于西北此其妙機也惟如是而後縱橫相對皆十于是陽居正而陰居偏矣後天之所以則河圖者河圖是逐位奇耦之交後天是統體奇耦之交惟四生數不動以四成數而下上之則耦在上而奇在下矣初一曰五行以下六十五字洪範也五皇極以下六十四字皇極經也此帝王相傳之大訓非箕子之言也洪範五皇極居中一六二七三八四九相並有並義焉一九三七二八四六相對有對義焉箕子所陳事徵相感聚一隅也今三從一衡取義亦舉一隅焉

詩三百五篇豈盡夫子之舊漢初諸儒各出所記足之夫子所刪容有存于閭巷浮薄之口者乃以二南各十有一篇兩兩相

配退何彼穠矣甘棠于王風而削去野有死麕鄭衛淫奔諸詩皆所當刪也

杜征南注隱公之元年周王之正月明白有典矣豈有魯國之史不用周正而用夏正是不奉正朔也聖人義精理明無其位而輒改正朔悖莫甚焉二百四十二年之閒四時之序常違聖人欲行夏之時正以此也先儒謂周正非春是矣謂假天時以立義則非也謂以周正記事無位不敢自專是矣謂以夏時冠月爲垂法後世則非也

中庸古有二篇誠明可爲綱而不可爲目

梓材謹案此下有一條移爲附錄于後

百家謹案魯齋之宗信紫陽可謂篤矣而于大學則以爲

格致之傳不亡無待于補于中庸則以爲漢志有中庸說二篇當分誠明以下別爲一篇于太極圖說則以爲無極一句當就圖上說不以無極爲無形太極爲有理也其于詩書莫不有所更定豈有心與紫陽異哉歐陽子曰經非一世之書傳之謬非一人之失刊正補緝非一人之能也學者各極其所見而明者擇焉以俟聖人之復生也後世之宗紫陽者不能入郛廓寧守注而背經而昧其所以爲說苟有一言之異則以爲攻紫陽矣然則魯齋亦攻紫陽者乎甚矣今人之不學也

朋友服議

咸淳戊辰臘月十有九夜承北山何先生之訃大早排闥往哭

之既歛僕雖以深衣从哭隱之于心疑所服之未稱也自吾夫子之喪門人不立正服乃以義起若喪父而爲心喪程子曰師可立服不可立也當以情之厚薄事之大小處之若顏閔之于孔子雖斬衰三年可也其成己之功若君父並其次各有淺深稱其情而已僕于北山受教爲甚深豈可自同于流俗因思儀禮喪服有朋友麻三字豈非朋友之服乎鄭康成云朋友雖無親有同道之恩相爲服加絰帶又曰士以緦麻爲喪服其弔服則疑衰疑之爲言擬也緦麻之布十五升疑衰十四升即白麻深衣擬于吉物也蓋緦衰服之至輕者也他無服矣止有弔服所以擬之注云弔服如麻其師與朋友同既葬除之疏云以白布深衣庶人之常服又尊卑未成服以前服之故庶人得爲弔

服素冠吉屨無絇其弔服圖云庶人弔服素委貌白布深衣士朋友相爲服弔服加麻加麻者即加緦之絰帶是爲疑衰或曰深衣吉服也而可爲弔服乎僕曰注固已云擬于吉服也況非正爲弔服親疾病時男女改服注云庶人服深衣又曰子爲父斬衰尸既襲衣十五升布深衣扱上衽徒跣交手哭是孝子未成服亦服深衣也或者又曰安知深衣爲弔服又爲麻純乎僕曰純之以采者曰深衣純之以麻者曰麻衣純之以素者曰長衣以采緣之袖長在外則曰中衣又各自有名不可亂也或又曰子創爲此服豈不驚世駭俗人將指爲怪民矣僕曰以深衣爲弔服鄉間亦行之但未有麻耳是服也勉齋黃先生考之爲至詳其書進之于朝藏于祕省板行天下非一家之私書也遵

而行之豈得爲過僕于北山成服日服深衣加經帶冠加絲武郎素委貌蘉以白巾見者未嘗以爲怪越數日通齋葉仲成父來弔僕問昔日毅齋之喪門人何服曰初遭喪時朋友以襴僕加布帶其後共致儀禮至葬時方以深衣加經帶僕于是釋然知其無戾于禮也故作朋友服議

梓材謹案謝山學案劄記有魯齋經說補五字蓋其案末全

附錄

理宗時講官徐僑請錫命論語爲魯經有詔奉行時議迂之而止先生以爲聖人言行萬世大經曰語曰子顧不得與帝王之書並可乎乃爲魯經章句以大學中庸孟子爲之傳

汪先生開之

汪開之字元思金華人東萊弟子獨善之孫也居貧力學與魯齋爲友魯齋稱其堅礪勇往能自拔于困苦之中予爲爲己之學實開端于元思云先生嘗自著貧約曰不衣絹帛不食夜飯不僱僕從不妄收買不趁人情不作雜書不轉假借不轉懇事不爲妄費不借人物凡十條其卒也魯齋率朋友斂之又請于北山爲銘其墓參金華府志

梓材謹案吳禮部正傳跋固窮集云元思力學忍貧爲貧約指心以誓其友胡潛類聚聖賢處貧言行爲固窮集贈之元思以貧約附爲質于北山何先生愈勵其操據此則先生嘗及北山之門矣

幹辦倪先生公晦

倪先生公度合傳

倪先生公武合傳

倪公晦字孟陽金華人魯齋稱其遷善改過專志于下學仕至轉運司幹辦公事清廉介直所著有周易管窺先生之兄公度字孟容公武字孟德皆受業何氏時稱箕谷三倪孟德有風雅質疑六書本義修

張思誠先生潤之

張潤之字伯誠蘭溪人號思誠子從北山學餘三十年盡得其要北山輯敬思錄發揮未就金仁山履祥續成之每條必質于先生而後定北山之葬也先生爲定士禮不用品官之儀以成其志仁山曰思誠子于朱門爲嫡孫行端平淳祐文獻靈光值亂處約蔬薪不繼人不堪其憂處之裕如至或靳之不以爲浼冰雪中孤松也許白雲謙亦曰先生天機駿利襟度融朗有浴

沂詠歸氣象先生長于仁山二十年與魯齋爲學侶仁山視以前輩稱之爲丈而平居商畧討論情好最密他人不及魯齋爲北山成服用古禮先生不以爲然獨不赴仁山曰張丈之言自可以爲朋友之糾彈也

王立齋先生侃

王侃字剛仲金華人文定公淮之孫也初從摛堂劉氏卒業北山與族父魯齋自爲師友有立齋集蔡樞密久軒其契友也補

知州季先生鏞

季鏞龍泉人嘗登北山之門

雲濠謹案萬姓統譜載先生字伯韶括蒼人淳祐十三年知睦州時歲饑先生既至盧己問俗首蠲私茶十六力請于朝寬京府権糴之令發廩分賑頓之四明觀民樂安生

縣尉吳先生梅

吳梅字仁伯麗水人從北山遊咸淳進士官浦江錢塘尉見括蒼彙記

文安金仁山先生履祥

金履祥字吉父蘭溪人凡天文地形禮樂田乘兵謀陰陽律歷之書靡不畢究已向濂洛之學事同郡王魯齋從登何北山之門自是講貫益密造詣益邃德祐初以迪功郎史館編校起之辭勿受宋季國勢阽危任事者束手罔措先生獨進奇策請以舟師由海道直趨燕薊俾擣虛牽制以解襄樊之圍其敘洋島險易歷歷有據時不能用宋亡屏舍金華山中視世故泊如也北山魯齋之喪先生率其同門之士以義制服觀者始知師弟

子之禮當時議者謂北山之淸介純實似和靖魯齋之高明剛正似上蔡先生則兼得之二氏而並充于一己者也居仁山之下學者稱爲仁山先生謚曰文安所著通鑑前編二十卷大學章句疏義二卷論語孟子集註考證十七卷書表注四卷修○雲濠案四庫書目稱先生尙書注十二卷今存二卷又仁山集六卷

百家謹案仁山有論孟考證發朱子之所未發多所牴牾其所以牴牾朱子者非立異以爲高其明道之心亦欲如朱子耳朱子豈好同而惡異者哉世爲科舉之學者于朱子之言未嘗不錙銖以求合也乃學術之傳在此而不在彼可以憬然悟矣

梓材謹案謝山學案劄記有仁山先生經說補七字而稾亦未全姑錄講義數篇于左

復其見天地之心講義

程子曰先儒皆以靜爲見天地之心不知動之端乃天地之心也非知道者孰能識之

天地之化包括無外運行無窮萬類散殊品物形著聖人作易所以體天地之撰而夫子贊易獨于復之一卦繫之曰復其見天地之心夫以卦而論則卦之六十有四爻之三百八十有奇皆天地之心所寓也以時而論則春生夏長萬寶秋成形形色色生生性性皆天地之心所爲也而聖人謂天地之心獨于復有見焉蓋六十四卦固天地之用不難見也惟復乃見天地之心春敷夏長萬物生成皆天地之迹不難見也惟復乃見天地之心夫所謂天地之心者何也仁也生生之道也語其象則復

卦一爻是也夫當窮冬之時五陰在上天地閉塞寒氣用事風霜嚴凝雨雪交作萬物肅殺之極天地之閉若已絕無生息而一陽之仁乃已潛回于地中吁此天地生生之所以爲化生萬物之初乎異時生氣磅礴品物流行皆從此中出故程子謂一陽復于下乃天地生物之心也蓋其仁意渾然而萬化之全美已具生氣闇然而一毫之形迹未呈此其所以爲天地之心而造化之端生物之始也與故邵子冬至吟有曰一陽初動處萬物未生時元酒味方淡太音聲正希夫淡者味之本爲醪爲醴皆從此生希者聲之眞翕如純如皆從此變而又終之曰此言如不信更請問包犧愚謂此一爻象天地之心乃伏羲畫卦之始今人但見六十四卦更互交錯卻不知孔子獨于復之一陽

贊之曰天地之心何也此一陽爻正是伏羲畫卦之始也周子見此意本于先天一圖所謂天根者也蓋有生生之心是以有天地生生之用伏羲畫卦先從天地之心畫起故先畫一陽爻以其相生于是而有耦又乘之而爲四象又乘之而爲八卦又乘之而爲六十四卦皆一畫之生而此心之用也此一道理直看則此一陽六十四卦之始是爲天地生生之心太極圖說見之橫看則卦氣剝爲純坤天地生物若已盡矣而一陽又復是爲天地不窮之心先天圖見之程子又曰先儒皆以靜爲見天地之心蓋不知動之端乃天地之心也非知道者孰能識之夫復卦一陽在下便是動之端先儒如王弼輩乃解爲動在于地是爲靜見天地之心蓋看卦象不明所以看道理不出大抵纔

說靜時便是死殺是固亦天地之迹如何見天地之心惟于極靜之中而乃有動之端焉是乃天地之心也然以理而論則靜不足以見天地之心而動之端乃見天地之心以人心而論則動不能見天地之心而靜可以見天地之心何則人之所以失其良心迷此仁性而終不能見天地之心者蓋其欲動情勝而常失之于動也夫物之感人無窮人之好惡無節此心所存逐物而動則飛揚升降幻貿驪馳安能體認義理充養仁心其于天地之心惘然莫知也故學者亦須收視反聽澄心定慮然後可以玩索天理省察初心而有以見天地之心所以復之象曰先王以至日閉關商旅不行后不省方記仲冬之月亦曰君子齋戒處必掩身去聲色禁嗜欲安形性凡此無非說靜之工夫

雖曰古人如此凡以養此陽氣之微然古人所以見得道理分明保得人心全固亦是以此工夫得之故靜之工夫古人以此養陽氣之微學者當以此觀義理之妙則天地之心豈不躍然而可見哉故嘗謂有天道之復有吾心之復天道之復前所說是也吾心之復則凡善念之動是也蓋四端之心無時不發而就中惻隱之心最先且最多此正天地之心在吾心者大抵人雖日營營于人欲之中孰無一綫天理之萌此卽吾心之復也人自不察亦自不充耳所以不察不充正由汨于動而不能靜之故學者須是于此下耐靜工夫察此一念天理之復充此所復天理之正而敬以持之學以廣之力行以踐之古人求仁之功蓋得諸此然則茂對天時之復以反求吾心之復惟諸君勉

之是知復者特此心之初耳既復之後無以長養之則復失矣朱子所謂復而不固則屢失屢復者也自天地之有此復也日長日盛進而爲臨又進而爲泰又進而爲大壯又進而爲夬又進而爲純乾矣人心之有是復也亦必日增日長進而爲臨之大爲泰之通又進而大壯之動以天夬之剛決乾之不息而與天合德焉此又復之之後工夫也又況凡事莫不有復如學宮既廢而新則爲學校之復綱常既晦而明則爲世道之復國家既危而安則爲國勢之復賢卿帥出鎮大邦作興學校崇建明倫之堂此學校之復也綱常既廢而復明國勢阽危而復振在諸君子必有得于復之義而充復之功用者幸不廢焉

性也之性是氣質之性有性焉之性是天地之性此固不待言惟二命字難分有命焉之命一節是氣之理命也之命一節是理之氣何以謂氣之理是就氣上說而理亦在于其中爲之品節限制何以謂理之氣是就理上說而氣卻在于其中有淸濁厚薄之不同蓋理氣未始相離天以陰陽五行化生萬物氣以成形而理亦賦焉猶命令也然理則一而氣則有淸濁厚薄之不同所以在人便有智愚賢否貴賤貧富之異而理固無一而不在焉此皆所謂命也但命也之命自其淸濁厚薄者言之則全屬氣有命焉之命自其貧富貴賤之分限言之則便屬理命也之命在前有命焉之命在後然方其淸濁厚薄便自有貧富貴賤纔有貧富貴賤便自有上下品節所以總謂之命但其上

一截淸濁厚薄全屬氣到貧賤富貴各有品節則屬理此兩命字所以同所以異者如此

仁義五者非命也到得所値不同則命也故程子朱子當初于此五者之命見其說不去卻把命也推上去說淸濁厚薄所値不同以補其語意此說盡之矣五者之命程子淸濁厚薄之說盡之夫淸濁厚薄氣也而淸濁發于所知厚薄發于所値自其淸者言之則仁之于父子也自至義之于君臣也自盡禮之于賓主也自節智自能辨賢否聖人自能脗合乎天道自其濁者言之則于父子而仁有所窒于君臣而義有未充于賓主而禮有未合于賢否而智有所昏于天道固不能如聖人之自然脗合此命之有淸濁也自其厚者言之則爲父而得其子之孝爲

子而得其父之慈爲君而得其臣之忠爲臣而遇其君之敬賓主之相得賢否之會遇聖人而得位得祿得名得壽自其薄者言之則子孝而有瞽瞍之父父慈而有朱均之子君賢而有管蔡之臣臣忠而有龍逢比干之戮爲主而晉侯見弱于齊爲賓而魯君不禮于楚以言乎智則晏嬰而不知仲尼以言乎聖與天道而孔子不得位此命之厚薄也氣化流行紛綸錯糅化生人物隨處不同或清或濁或厚或薄四者相經相緯相糅相雜而發于心驗于身遇于事各有不同者清者生知安行而濁者則反是厚者氣數遇合而薄者則不同此所以謂之命也程子發此四字或問兼存兩說嘗以是質之何先生矣先生曰然故筆之目之于色也以下五句是氣質自然之欲故斷之曰性也

此是順結仁之于父子也以下五句此是人心自然之理乃結之曰命也此卻反結何耶曰目之于色五事是就人身言仁之于父子五事是就人事言則所處所遇自是有不同故曰命然人以前五者在人身爲性而求必得之故孟子指出天分謂各有限制之不同故曰有命焉君子不謂性人以後五者在人事爲命而不求盡故孟子指出源頭謂本有義理之不異故曰有性焉君子不謂命謂之君子不謂性則知一謂之性者世人之言也謂之君子不謂命則知一謂之命者亦世人之言也故朱子有世人之說履祥又聞之王先生曰孟子後斷命也一句是啟後語

金先生麟

金麟

梓材謹案先生爲仁山先生弟見仁山文集縣學立純孝公祠子孫奉安祝文蓋皆純孝曾孫也

張先生必大

張必大

童先生偕

童先生俱

童偕童俱

余先生澤

余澤

梓材謹案以上五先生皆北山門人見金仁山所作北山與其兄南坡祭文

傳齋學侶

修撰潘介巖先生墀

潘墀字經一字介巖金華人魯齋之學侶也嘗以李貫之所編朱子語類專取其論語補其不備別爲論語語類行世官至祕書修撰補

奉直家學

尙書方蛟峯先生逢辰

方逢辰字君錫淳安人也學者稱爲蛟峯先生元名夢魁淳祐九年進士第一御筆特賜改名尙未授官適二御史以忤鄭淸之去國已而雷震先生上書曰伏覩御筆以雷發非時避殿減膳恤刑而獨無求言一條天下怪之以廟堂爲監謗所貴乎大臣者以道事君不可則止今君嗣未定大臣不能從之土木方

新大臣不能爭之貨臣聚斂大臣不能禁之敵國佯遁大臣無以備之顛而不扶危而不持則具臣而已矣聞大臣累疏乞閑而未可其請留之益堅攻之愈衆乃所以招天下之議非所以愛之也疏上舉朝偉之釋褐平江簽判講學于和靖書院寶祐元年以正字召海州喪師制使賈似道以捷聞降詔奬諭先生上書海州之事三尺童子能言之而帥臣抗章來辯以一去恐朝廷較之楊國忠又甚焉萬事之議卽未暇卹四鄰笑我何以立國于是似道之恨先生自此始二年除校書郎理宗信用宦豎儲君尚幼先生疏言大本猶豫之秋豈無蒭睨蚍蜉之撼甫節之炎炎難度其心平勃之屹屹當備其後又曰天下有貨州郡而無貨太守有貨國家而無貨邸第南司貨而北司之應奉

不貪百姓貪而緇黃之廬宅不貪如此類者不可枚舉至于挾小材以濟大貪者于陛下之近親有依憑焉于陛下之宮中有承受焉于陛下之左右有游譽焉專伺陛下之好惡喜怒以媒其身陛下曰某人能某人廉或畀摩或投節曰吾自除吏也而不知西園之諧媚固有從旁而竊威福者矣又曰京師邦家之根本王畿四方之命脈此天下所恃以爲國者京有尹畿有漕所以使培護根本愛養命脈也豈顧其撥而蹷之以便吾之私哉邇年爲是官者不過爲奄豎輩一大承受耳無名宣頭頁僞莫詰非時取索儳匿莫稽誰敢執拗以取禍者仇士良教其徒曰天子不可令閑暇莫若以財貨聲色蠱其心使不及他事今此曹皇皇汲汲前之藻棁未休後之丹雘又起陛下方以其勤

適吾意而不知此正士良之策也帥漕兩司疲于應奉之不給帑庫赤立廩如垂罄職此之由萬一徼何之內有一旦警急不知何以趣辦何所倚仗乎如將救之願斷自今日掃除竄穴然後可爲緩急之備也三年又上疏曰善處急者不以急而震天下亦不以暇而愚天下夫天下之勢固不可激尤不可偷勢急矣吾又示之以急則失之激故不容不暇以壓之此豈眞暇哉當爲皇皇之急不當爲悠悠之偷古之人有爲之者莫窘于淮淝而談笑于奕棋莫迫于新亭而從容于就席此之謂不以急而震天下然外示談笑內必有以神其指授之畧陽示從容陰必有以伐其壁後之謀此之謂不以暇而愚天下故處急必以暇處暇必以急不然天下之憂端未艾也又曰天下貴有以自

謀不可以鄰國之存亡爲安危貴有以自備不可以敵國之緩急爲喜懼善爲謀者不依于人善爲備者不制于人不然萬一鄰國陽示安枕以紿我而假敵以道臍可噬乎故不移其揣摩他人者而自謀自備乎湖山之役日盛又上疏曰今與敵對境我無一日謀敵而敵無一日不謀我我之所築土妖血山彼之所築金城鐵壁彼之所築奪我之地爲之我之所築奪民之地爲之又疏云備邊之事必爭浮光然後可以全兩淮而保長江必守襄樊然後可以拒光化而全江陵夫淮之猶可守可耕者以有河也今彼涉河而築浮光乃吾戶內若其生聚教訓于斯日夜出騎以撓我淮東西俱不可耕矣故當盡力以爭浮光使彼不得以牢其巢則兩淮猶可安枕也襄樊不守則江陵爲孤

注豈尚足恃故當必以死守襄樊則北可拒光化而南可全江陵時不能用訖宋之亡先生之言無不應洪天錫劾內豎不行而去先生貽書宰相勸其行申屠嘉之事又疏言臺臣欲爲國家去厲鬼以除膏上肓下之疾陛下愛國家反不如愛二豎乎漢唐之季閹豎罪大惡極朝廷不能誅天下必有起而誅之者又曰小人所忌憚在外廷若外廷攻之而絀則此曹無復忌憚而無君之心動矣上以其激烈惡之先生求去董丞相槐留之先生嘆曰丞相且自爲防已而丞相亦被逐除著作郎爲丁大全之黨所論罷未幾程丞相元鳳疏薦知寧國府復以論罷杜門說易開慶元年大全敗理宗強起吳丞相潛首薦先生爲著作郎明年權尚左郎官是時大全之黨有所謂六賊者尚存國

博徐庚金等相繼上書乞誅以謝天下而上庇之宣諭丞相不當汲引庚金等議論紛紜丞相抗疏言之上自是怒先是鄂州危急似道提師江陵密奏欲請下流兵權上以問丞相丞相謂鄂以上既屬似道鄂以下宜屬趙葵而上不從于是上與賈密相往復丞相不得與聞而反以丞相不知邊報爲罪夜半片紙中出與郡于是先生上疏曰天下所同好我獨惡之天下所同非我獨是之則爲人上者亦難知矣上易知則下親上難知則下畏下親則上安下畏則上孤窘急而求之一緩而遣之號呼而進之一唯而退之旁觀沮縮何以作用人任事之氣乎上問爲誰先生言臣不敢直指願陛下曲回天怒以安中外上首肯之然未幾似道入朝而丞相終不免有循州之行先生亦論罷

矣于是徐庚金招先生講學于金華適有詔以先生知婺州復為似道之黨所論罷先生歸講學于淳安已而除知嘉興府以論罷知瑞州又以論罷度宗即位以司封郎召尋兼直舍人院請以朝臣為知縣如天聖紹興法用胡安國之言以均田稅正版籍均力役勸農桑崇孝弟訓士卒除盜賊為考課法有詔從之而不行三遷以祕閣修撰提刑江東信州軍亂或語先生無往先生單騎入城密訪亂卒姓名調諸寨銳卒禽之一軍帖然晉集英殿修撰持江西漕節時欲以銅錢一當十令江西先行之疏陳其害得止凡所至輒與諸生講學于是歷權兵部侍郎兼侍讀遷吏部侍郎賜石峽書院額以丁艱歸自是凡四召至禮部尚書皆不赴而宋亡元人召之亦不赴至元二十八年卒

所著有孝經解一卷易外傳尚書釋傳中庸大學註釋若干卷格物入門一卷蛟峯集六卷先生之學以格物爲窮理之本以篤行爲修己之實終身顧未嘗有師承蓋淳安之學皆宗陸氏而先生獨爲別派也梓材案先生爲奉直長子自承家學別無他師故云爾○補

石峽書院講義

先儒論仁最善名狀者無如謝上蔡指草木之核種之卽生道以爲仁其中一包皆生理也雖然此物借草木之核而言耳人之核安在曰心天地之核安在曰人夫生生不息者天地之心也然其心不能直遂必以託諸人人得天地之氣以爲形得天地之理以爲性故萬物皆備于我而天地之所以生生者實寄吾性分之內天高地下一日無人則天地特塊然者耳故孟子

曰仁也者人也二物相配之爲合仁以性言人以形言仁固所以爲人之理人則所以載是理而行之者故曰合而言之道也然則天地以此心寄諸人豈徒然哉許多道理皆要從人心上抽迸出來如草木句萌自有勃然不可遏者羞惡辭讓是非之心迸裂而出上蔡曰活者爲仁死者爲不仁人心不仁則天地之心亦死矣故孟子又曰仁人心也七篇之書自首至尾切切焉以陷溺人心爲憂凡教人曰存曰養曰盡曰求曰心之端曰心之官曰根心曰生心曰物之長短輕重心爲甚直指人之識痛癢有知覺處示之非便以知覺痛癢爲仁特欲其切己省察而救活其本心也不然死灰而已槁木而已頑石而已此之謂不仁莊列之徒正坐此病

蛟峯文集

世有以鹵莽滅裂爲學者其說謂不由階級不假修爲以致知格物爲支離以躐等凌節爲易簡以日就月將爲初學以眞積力久爲鈍才匪徒誣人亦以自誣天下未有一超徑詣忽焉而爲聖賢者也　勤有堂記

四書爲根本六經爲律令格物致知以窮此理誠意正心以體此理學之博以積之反之約以一之　常州路重修儒學記

二程未嘗一語及太極或遂疑非元公之書不知所謂太極豈必盡在圖二程教人日用切近莫非太極也故曰道不離器　贛州興國先賢祠記

諺曰一世識陰陽三世翁無墳墓場此爲不識陰陽之理者發

欲識其理則程子五患之外莫非佳山佳水跋地理心機

府簿方山房先生逢振

方逢振字君玉蛟峯先生弟也景定三年進士官至太府寺簿宋亡蛟峯隱于石峽先生隱于鳳潭元人以淮西北道僉事起之不赴蛟峯卒先生嗣主石峽講席申明蛟峯之學學者稱爲山房先生配享書院中補

隱君方富山先生一夔

方一夔字時佐蛟峯先生孫也隱居富山學者稱爲富山先生嘗主石峽講席所著有富山集補

雲濠謹案蛟峯外集附先生賀山房入新居詩云吾宗紫陽民秀挺鐘鳳骨家學印大程南北斗柄獨大程蓋指蛟峯顧稱山房爲吾宗集中又有先生輓蛟峯詩似非蛟峯之孫

蛟峯同調

主簿蔣先生沐

蔣沐字澤甫東陽人也築橫城精舍以延蛟峯其後子孫世講學多登許文懿黃文獻二公之門 補

梓材謹案金華先民傳載先生云橫城即所居之西建義塾一區迎方蛟峯爲之師其教法一遵白鹿洞遺規喬見山陳齊月呂存齋繼主師席前後題名者六百八十有五人至元中薦授建昌縣主簿

魯齋家學 朱劉四傳

王先生相

王相字元章魯齋之弟也幼爲童子科學問文章望于庠校金仁山吉父取友得之而先生亦深相器許仁山聞何北山得紫陽宗旨欲往從之而莫爲之介乃卽先生而謀之將求書往謁

王敬巖偕之以踐北山之庭先生曰見敬巖姪不如見魯齋兄仁山曰曩嘗獲覩王先生文粹序而竊慕之不知其爲令兄也先生卽爲書曰金吉父與相生同年而月長蘭溪學者莫或先焉令欲請敎于左右吾兄求賢弟子久矣亦必有以處吉父也仁山于是受業于魯齋參柳待制集

王立齋先生侃見上北山門人

運使王敬巖先生佖

王佖號敬巖金華人文定公淮之孫也學于㩦堂雙峯而卒業于魯齋累官直敷文閣福建轉運副使嘗闢眞西山夜氣箴之說

宗羲案方虛谷云西山婦翁楊圭已以此箴爲不然

修職王成齋先生珹 附子紹孫雲龍孫閑閏闇閭

王珹字玉成金華人學者稱爲成齋先生幼穎悟資稟溫厚不樂華靡篤志問學不少懈從高叔祖師愈從潘待制良貴及楊龜山呂舍人遊其子瀚受業呂成公之門其孫文憲公柏傳道于何文定得于朱子門人黃文肅公先生于文憲爲諸孫又在弟子列未嘗輒去左右而曾叔祖丞相淮之孫敷文偘其學得于劉撝堂饒雙峯皆本于朱子先生于敷文爲從子又得朝夕承教而無閒其學粹然一出于正補修職郎監建康酒稅院未及上而宋亡不復出子二紹孫雲龍梓材案柳待制送王雲卿教授赴官嚴陵序言其先府君爲成齋先生雲卿當即雲龍之字孫四閑閏闇閭並以文學世其家參王忠文集

魯齋門人

文安金仁山先生履祥 見上北山門人

堂長王后潭先生賁

王賁字蘊文號后潭天台人介特有守鄉俗化之不敢爲非王實翁創上蔡書院請魯齋爲堂長先生具古冠服來謁及魯齋歸乃敦請代理其事既卒無以斂門人爭經理其喪至于葬道有兩岐一大而遠一狹而近門人請于其婦婦曰先夫平日不曾由徑不可以死而違其志聞者歎息曰有是夫宜有是婦 參兩浙名賢錄

聘君車玉峯先生若水 別見南湖學案

太學周子高先生敬孫

周敬孫字子高臨海人太學生魯齋王台之上蔡書院受業焉所著有易象占尙書補遺春秋類例修

機宜楊節齋先生珏

楊珏字君寶號節齋臨海人也咸淳進士爲督府機宜官入元不仕補

縣令陳南村先生天瑞

陳天瑞字德修號南村臨海人咸淳進士知金華縣宋末隱遯林壑詩文高古效淵明書甲子有甲子集五十卷修

康敏黃壽雲先生超然

黃超然字立道黃巖人宋鄉貢進士精于易學所著有周易通義二十卷或問五卷發例三卷釋象五卷壽雲集自號壽雲至

治初卒謚康敏修

朱先生致中

薛先生松年合傳

朱致中薛松年並台州人魯齋以朱子之學主上蔡書院同郡周敬孫楊珏陳天瑞車若水黃超然與二先生師事之受性理之旨參史傳

教授張導江先生𡐓

張𡐓字達善其先蜀之導江人僑寓江左魯齋講學于上蔡書院從而受業焉至元中中丞吳曼慶延至江寧學宮俾子弟受業時中州士大夫欲淑子弟以四書集註者皆遣從先生遊或闢私塾迎之其在維揚來學者尤衆稱曰導江先生朝命爲孔

顏孟三氏教授其所著書草廬吳氏澄以爲議論正援據博貫穿縱橫儼然新安朱氏之尸祝也

百家謹案吳正傳言導江學行于北方故魯齋之名因導江而益著蓋是時北方盛行朱子之學然皆無師授導江以四傳世嫡起而乘之宜乎其從風而應也

閩人桂山先生詵

閩人詵雲濠案縉熙傳云詵老予詵老當是先生之字金華人號桂山翁嘗遊魯齋之門

提舉樊先生萬

樊萬字萬里縉雲人嘗執經魯齋之門元初爲滁州教授入爲應奉翰林文字終江浙儒學提舉參括蒼彙記

梓材謹案梨洲原本祇存樊萬稽雲人五字

州判盛聖泉先生象翁

盛象翁字景則萬巖人也學于車玉峯又師王魯齋而與黃壽雲爲友景官昌國州判官學者稱爲聖泉先生所著有聖泉集

補

林絃齋先生口

林口號絃齋天台人爲鄉先生參宋文憲集

梓材謹案謝山補陳兩峯傳云有林絃齋者亦魯齋之徒也而宋潛溪銘張務光墓碣作竑齋林氏蓋本作絃故亦作竑其作紘者傳寫之譌也

導江講友

貞獻趙松澗先生宏偉

趙宏偉字子英甘陵人也金末避兵居潁昌其後卜居眞州豫于平宋之功官至衡州總管府治中解官一十五年延致導江先生張𨍭講明伊洛之學起爲浙西廉訪使僉事先是鎭江以旱免租九萬五千石已而以飛語復徵民無所出先生卒復之是秋大風海溢于潤于常居民不粒食先生欲發粟食之有司以未報不敢發先生曰民且死矣如以不待報得罪我當獨坐之不相及也于是全活者十七萬人而沈骸腐胔亦俱得掩時以爲汲黯復出遷江南行御史臺都事江南大饑猶徵積逋數百萬先生請弛之行省不可先生力爭之中丞廉公解之先生爭益力廉公不以爲忤退謂人曰賢佐也卒行之時兩賢之入爲內臺都事尋除浙東海右廉訪副使以許公白雲薦禁越人

之停葬者擢江南治書侍御史延白雲于金陵卒子弟師事之白雲爲之强出已而以七十遂致仕先生在都臺有選吏累求用先生不之許也及除官先生亦不以告其人始恨之久而知之乃大媿服學者稱爲松澗先生補

雲濠謹案元史先生本傳卒年七十四追封天水郡侯謚貞獻止載其延致白雲未及尊江殊爲疏漏

紇齋同調

學正張先生莘夫

張莘夫天台人隱約田里閒能以詩書自振入元用薦爲鄉郡儒學正鄧文肅公嘗受業焉參宋文憲集

仁山門人

文懿許白雲先生謙

許謙字益之金華人學者稱白雲先生長值宋亡家破力學不已僑寓借書分四部而讀之年踰三十開門授徒聞金仁山履祥講道蘭江乃往就爲弟子仁山謂曰士之爲學若五味之在和醯鹽既加而鹹酸頓異子來見我已三日而猶夫人也豈吾之學無以感發子耶先生聞之惕然仁山因揭爲學之要曰吾儒之學理一而分殊理不患其不一所難者分殊耳又曰聖人之道中而已矣先生由是致其辨于分之殊而要其歸于理之一每事每物求夫中者而用之居數年得其所傳油然融會嘗自謂吾無以過人者惟爲學之功無間斷耳中外列薦皆不應屏迹東陽八華山中學者負笈重趼而至著錄者前後千餘人侍御史趙宏偉自金陵寓書願率子弟以事先生爲之強出踰

年卽歸其教以五性人倫爲本以開明心術變化氣質爲立身之要以分辨義利爲處事之制攝其粗疏入于微密隨其材分咸有所得以身任道者垂四十年先生雖身立草萊而心存當世大德十一年歲在丁未熒惑入南斗句巳而行先生以爲變在吳楚竊深憂之是歲大祲先生貌加瘠或問曰先生有不適邪答曰道殣相望吾能獨飽邪嘗謂吾非必于隱以爲名高仕止惟其時耳晚年尤以涵養本原爲上講學之餘齋居凝然一日瞑目坐堂上門人徑入則闃其無人乎先生之側拱立久之先生顧而徐言曰爾在斯邪其習于靜定如此至元三年十月病革正衣冠而坐坐呼子元受遺戒元復請所未盡先生曰吾平日訓爾多矣復何言門人朱震亨進曰先生視稍偏矣先生

更肅容而逝年六十八至正七年謚曰文懿其所論著于四書曰學以聖人爲準的必得聖人之心而後可學聖人之事聖人之心具在四書而四書之義備于朱子顧其詞約義廣安可以易心求之哉于書傳與蔡氏時有不合每誦仁山之言曰自我言之則爲忠臣自他人言之則爲讒賊要歸于是而已于詩則正其音釋攷其名物度數以補先儒之所未備仍存其逸義旁採遠引而以己意終之于春秋三傳有溫故管窺一書于史則有治忽幾微一書放史家年經國緯之法起太皡氏迄宋元祐元年秋九月尚書左僕射司馬光卒總其歲年原其興亡著其善惡蓋以爲光卒則中國之治不可復興誠理亂之幾也故附于續經而書孔子卒之義以致其意焉嘗句讀九經儀禮三傳

而于大綱要旨錯簡衍文悉別鉛黃朱墨意有所明則表見之其後吳師道得呂東萊點校儀禮以相參校所不同者十三條而已其與先儒意見脗合如此有許白雲集修○雲濠案四庫書目收錄先生讀書叢說六卷詩集傳名物鈔八卷讀四書叢說四卷白雲集四卷

白雲文集

夫聖人之道常道也不出于君臣父子夫婦昆弟朋友應事接物之間致其極則中庸而已耳非有絕俗離倫幻視天地埃等世故如老佛氏之所云者其道雖存于方冊而不明于世久矣周程張朱諸子世出而闢邪扶正破蒙儆愚秦漢以來千五百年英才多矣而有味于是吾儕生于斯時未必能躐于千五百年之才而獨有見于聖人之道如是其明也幸而生于諸子之

後固當平氣虛心隨而求之階之梯之以達于上顧實有益于己而止何用倔强自意摭奇務新力與作者爭衡又將轢而踐之哉古之立言者誦于口而可以心存存于心而可以身踐而成天下之務則聖人之道也今口誦之而不足明乎心降其心以識之而不可施于事是則佛老之流之說耳爲佛老之說者措之事固不能行于跬步而自理其身庸可以爲善人則好爲異說者其風又下于彼矣道在天地間宏博精微非可以躁心求也而乃攘袂扼腕作氣決肯售其說而競復思欲以厭今人陵古人則吾未之信也古愚氣和心廣余嘗欲從容論之而以滿秩解去君采芹藻之英將以淑道諸人者也以余之說評之然與否與余非敢爲子勉也子因余所敬也　送胡古愚序

昔文公初登延平之門務爲儱侗宏闊之言好同而惡異喜大而恥小延平皆不之許旣而言曰吾儒之學所以異于異端者理一而分殊也理不患其不一所患者分殊耳朱子感其言故其精察妙契著書立言莫不由此足下所示程子涵養須用敬進學在致知之兩言固學者求道之綱領然所謂致知當求其所以知而思得乎知之非但奉持致知二字而已也非謂知夫理之一而不必求之于分之殊也朱子所著書蓋數十萬言巨細精粗本末隱顯無所不備方將句而誦字而求竭吾之力惟恐其不至然則舉大綱棄萬目者幾何不爲釋氏之空談也近日學者蓋不免此失矣吾儕其可踵而爲之乎抑愚又有所闇聖賢之學知與行兩事爾講問詰辯朋友之職也至于自得之

妙力行之功他人不得與焉非自勉無所得也某雖愚鈍然不可謂無志于此足下于斯兩者涵泳從容精修力踐旦旦有得幸明以告我賜中流之一壺則感責善之德深矣□□□□

宗羲案理一分殊理不患其不一所難者分殊耳此李延平之謂朱子也是時朱子好為儱侗之言故延平因病發藥耳當仁山白雲之時浙河皆慈湖一派求為本體便為究竟更不理會事物不知本體未嘗離物以為本體也故仁山重舉斯言以救時弊此五世之血脈也後之學者昧卻本體而求之一事一物閒零星補湊是謂無本之學因藥生病又未嘗不在斯言也

梓材謹案梨洲所錄白雲文集本三條今移一條于濂溪學案朱陸太極圖說辯後

臺掾郭先生子昭

郭子昭汝南人仕爲御史掾受業于仁山白雲謂師門數十人惟子昭與余合志以求道不汨流輩羣會無長語書講肄有條夜則執經問難析理毫縷率下漏過半疲極抵足而卧覺復共索所未悟稍閒各言其志思葺漏易弊振奮以滿尋常若是者久

文肅柳靜儉先生貫

柳貫字道傳浦江人受經于仁山究其旨趣又徧交故宋之遺老故學問皆有本末舉爲江山教諭遷昌國學正擢湖廣儒學副提舉未上改國子助教太常博士出提舉江西儒學秩滿歸杜門十餘年至元元年召爲翰林待制兼國史院編修官莅任

七月而卒年七十三門人私諡文肅其文與黃晉卿溍虞伯生集揭曼碩傒斯齊名天下稱爲四先生雲濠案史傳先生所著書有文集四十卷字系二卷近思錄廣輯三卷金石竹帛遺文十卷

正節衛耕讀先生富益見下白雲門人

唐先生良驥

唐良驥蘭溪人

梓材謹案蘭溪唐氏譜載先生建齊芳書院延仁山金先生講道者書可以知其槪矣儒林宗派亦列先生于仁山之門

白雲學侶

修撰張子長先生樞

張樞字子長金華人幼而夙慧外家藏書萬卷悉取讀之過目

輒不忘宇宙之分合政治之得失禮樂之廢興以至帝號官名歲月後先皆無脫誤每論及一人則其世系閥閱與材質之良窳歷歷如指掌一日白雲漫叩以高帝取天下之故子長矢口而對出入紀傳語蟬聯不能休白雲大奇之既而以書上謁請就弟子列白雲不可以友待之由是斂華就實而其學益粹至正間脫脫修三史奏辟爲長史力辭不就再以翰林修撰同知制誥兼國史編修官召之行至武林驛以病辭歸而卒

郎中吳正傳先生師道

吳師道字正傳蘭溪人初工詞章及閱眞西山遺書幡然志于爲己之學嘗以持敬致知之學質之白雲白雲復以理一分殊之旨由是造詣益深元至治初登進士第授高郵丞調寧國錄

事遷池州建德尹召為國子助教陞博士其教一遵許魯齋成法以母憂去職尋以奉議大夫禮部郎中致仕先生于白雲雖不稱弟子而其祭白雲之文曰小子託交殆三十年指聖途而誘掖極友道以磨鐫骨肉不足以儷其親金石不足以擬其堅比居閒而獨處益共究于遺編不鄙予以不肖將叩竭于師傳然則先生不可謂不與于授受之際者也子沈

百家謹案白雲高第弟子雖衆皆隱約自修非巖棲谷汲則浮沈庠序州邑耳如子長正傳文采足以動衆為一世所指名者則又在師友之閒非帖帖函丈之下者也然白雲非得子長正傳其道又未必光顯如是耳

白雲同調

貞獻趙松澗先生宏偉 見上導江講友

蛟峯門人 奉直再傳

教授魏石川先生新之

魏新之字德夫雲濠案先生號石川桐廬人也受業于蛟峯咸淳七年進士爲鄞教授宋亡隱居不出與同里孫潼發袁易稱爲三先生補

邵先生桂士

邵桂士字古香淳安人也補

汪先生斗建

汪斗建淳安人梓材案先生歙人徙淳安倜儻有奇志在京學率同舍生伏闕上書攻賈似道誤國至元內附從蛟峯講道石峽書院參藏

石川講友

幹官孫盤峯先生潼發

孫潼發字帝錫一字君文別號盤峯桐廬人登咸淳進士調衢州軍事判官有廉能聲蜀名卿史繩祖僑寓是邦先生暇日輒相與研究先儒性理之學爲士往往聞其緒言有所開悟辟御前軍器所幹辦公事未幾宋亡家亦燬先生避地萬山中久之乃歸稍復其故宇爲終焉之計元侍御史程鉅夫求遺逸以先生應詔先生固辭弗能强慨然以風節自期與鄉先生袁易魏新之爲三友袁魏云亡先生踦孤孑立如鼎一足意有不適咄咄書空而已 參黃文獻集

山長袁靜春先生易

袁易字通甫平江人不樂仕進行中書省署爲石洞山長歸卒隱弗仕卽所居西爲堂曰靜春先生少敏于學蘊積之素一發于詩未始高談性命以師道自任其在石洞推明雙峯之說上及于考亭多諸生昔所未聞莫不敬服焉所爲詩有靜春堂集同上

子高家學 朱劉五傳

待制周先生仁榮

周仁榮字本心敬孫之子也承其家學又師楊珏陳天瑞因薦署美化書院山長美化在處州萬山中人不知學舉行鄉飲酒禮士俗爲變辟江浙行省掾史省臣皆呼先生不以吏遇之泰

定初召拜國子博士遷翰林修撰陞集賢待制奉旨代祀嶽瀆至會稽以疾作不復還朝卒年六十有一修

雲濠謹案梨洲原本傳尾有所著有易象占書補遺春秋類例十三字查浙江通志皆先生之父之書故謝山抹之

簡齋門人

待制周先生仁榮見上子高家學

康靖孟森碧先生夢恂

孟夢恂字長文黃巖人與周仁榮同師事楊珏陳天瑞講解經旨體認精切務見諸行事四方從遊者服焉部使者薦其行義署本郡學錄至正十三年以禦寇功授常州宜興判官未上而卒年七十四賜謚號曰康靖先生所著有性理本旨四書五經辯疑漢唐會要七政疑解筆海雜錄修

雲濠謹案先生號森碧見台州府志

南村門人

待制周先生仁榮見上子高家學

康靖孟森碧先生夢恂見上簡齋門人

導江門人

待制楊通微先生剛中附子翮

楊剛中字志行上元人爲文奇奥簡澀動法古人不屑爲世俗凡語元明善極歎異之仕元累官江浙提學以洛閩之說教學者至翰林待制卒子翮世其家學亦爲江浙提學有聲修

梓材謹案先生稱通微先生見楊鐵崖所作楊文舉文集序金陵新志云其先松陽人徙居建康又云著有易通微說詩講義若干卷元史本傳云有霜月集行于世

尙書夾谷先生之奇

夾谷之奇字士常家于滕州累官至侍御史吏部尙書政事卓卓可稱雖老于吏學者自以爲不及爲文簡嚴有法元史張𢈔傳言其高第弟子知名者甚多夾谷之奇楊剛中尤顯

宗羲案魯齋以下開門授徒惟仁山導江爲最盛仁山在南其門多隱逸導江在北其門多貴仕亦地使之然也

桂山家學

提舉渭人凝熙先生夢吉

聞人夢吉字應之誂老先生之子誂老學于魯齋里中稱爲桂山先生受學家庭七經傳疏皆手鈔成集訓詁牴牾者別白是非使歸于一閉戶討論逾十年不出因薦起歷處州學錄西安

教諭昌國學正泉州教授至正戊戌授福建副提舉卒年七十門人宋景濂等私謚凝熙先生修

聖泉門人

提舉陳兩峯先生德永見下紱齋門人

紱齋門人

提舉陳兩峯先生德永

陳德永字叔夏黃巖人也杜清碧稱其文章似歐陽子而尤長于理先生少從盛象翁又有林紱齋者亦脣齋之徒也亦從之遊造詣邃密學者稱爲兩峯先生所著有兩峯慙草補

雲濠謹案台州府志載先生臺省辟爲和靖書院山長歷官江浙儒學提舉

張務光先生明卿附師邵素心

張明卿字子晦天台人學正莘夫之子也始成童而學正卒即知家學是荷弦齋林氏素心邵氏皆鄉先生行先生執經往從之反覆詰難愈出愈新二氏方教靳推與咸曰張氏有子矣至大開詔求直言先生慨然爲政事書一卷將渡大江凌黃河以獻于朝既而歎曰吾爲生民計耳不知我者其以爲干祿乎盍止之于是南還而教授里中終日儼坐不窺戶庭鄉之人士至有父子執經于門者傍縣慕其爲人聘致爲子弟師亦不辭然天性嚴重有挾貴而驕及習鄙褻事者叱之不悛輒令束書以歸人曰先生不已甚乎先生曰我之道蓋如是也孫文肅公爲廉訪使者屢遣使致書起之謝不往其學術一以考亭爲宗毫分縷析洞見其肯綮著之事爲不易心于賤貧不屈節于名勢

繜然能任人師之重登其門者皆彬彬雅飭謙而不煩先生長身疏髯衣冠整㩀昂然如出林之鶴見者畏而愛之因其所自號務光稱之爲務光先生著有言志稟四卷六藝編六卷存養錄十二卷尙友編五卷世運畧八卷家傳一卷及政事書藏于家 參朱文憲集

學正家學

張務光先生明卿 見上紫齋門人

學正門人

文肅鄧匪石先生文原

鄧文原字善之一字匪石綿州人自父徙錢塘先生年十五通春秋在宋時以流寓試浙西轉運使魁四川士至元二十七年

行中書省辟爲杭州路儒學正繼召爲國子司業至官首建白更學校之政當路因循重于改作論不合移病去科舉制行先生校文江浙慮士守舊習大書朱子貢舉私議揭于門延祐四年陞翰林待制五年出僉江南浙西道肅政廉訪司事六年移江東道至治二年召爲集賢直學士明年兼國子祭酒泰定元年兼經筵官以疾乞致仕歸天歷元卒年七十一先生內嚴而外恕家貧而行廉有文集內制集至順五年贈江浙行省參知政事謚文肅 參史傳

魯齋續傳

隱君牟靜正先生楷

牟楷字仲裴黃巖人也學者稱爲靜正先生刻志正心誠意之

學以養母不仕時天台方行王魯齋之學先生不知師傳所出要亦其私淑也所著有九書辯疑河洛圖書說春秋建正辯深衣刊誤定武成錯簡管仲子糾辯致中和議桐葉封弟辯四書疑義門人稱曰牟氏理窟 補

梓材謹案台州府志載先生號九溪教授生徒至數百人

靜正同調

隱君陳西山先生紹大

陳紹大字成甫黃巖人也學者稱爲西山先生以聖學自任爲文必本經義所著有四書辯疑門徒與牟氏並盛 補

梓材謹案台州府志載先生云世以儒業名家其學出于業陽門人天台潘時舉又稱其從遊者以百計居斷江西山下躬耕樂道不求仕進云赤城新志則言其生徒二百餘人稱之曰西山夫子

白雲家學

祭酒許先生元

許元字存仁金華人父白雲先生雲濠案原作大父白雲攷諸家文集作父者是學于仁山金氏得朱子之傳明祖初起至金華訪求其後乃驛赴金陵拜京學教授仍命入傅皇太子及諸王乙巳九月始置國子學命爲博士奉命進講經史極陳洪範休徵咎徵之應吳元年四月上至白虎殿問孟子何言爲要對曰勸國君以行王道施仁政省刑罰薄稅斂乃其要也冬十月擢爲祭酒最見禮遇設立教國子條例數十事皆見施行既而浙江僉事程孔昭誣劾其過安置韶州遇赦還卒參儒林錄

梓材謹案白雲之歿以先生屬于張子長先生欲師事之則以白雲之待己者待焉見黃文獻所作子長墓表

教授許先生亨

許亨字存禮文懿之子學有淵源而工于文辭赴任北平教授宋濳溪作序以送之參宋文憲集

白雲門人

純孝范柏軒先生祖幹

劉先生名叔合傳

經畧李先生國鳳合傳

范祖幹字景先金華人白雲嘗語人曰吾得劉名叔而學知進得李國鳳而學日彰得范景先而學有傳先生之學以誠意爲主而嚴之以愼獨持守之功嘗曰爲學之本莫大乎正心修身欲修其身莫若理會君子之所謂道者三知斯三者則知所以

修身矣若切己之實歸而求之可也心不在焉而能自得其根本者吾未之聞也至正中爲西湖書院山長辭歸養親李文忠鎭嚴州修師資之敬郡守王宗顯上其孝行立純孝坊學者因稱純孝先生洪武十八年疾革召門人講學危坐而卒所著有羣經指要讀詩記大學中庸發微柏軒集修

雲濠謹案李先生字景儀山東人官亞中大夫治書侍御史兼經畧使

經師葉南陽先生儀

葉儀字景翰金華人立志堅苦取四部書分程讀之義有未明質于白雲隨所咨叩咸爲之盡久之學業日進白雲命其子存仁存禮師之白雲歿先生率同門以義制服經紀其喪旣而開門授徒東南之士多趨之洪武初郡守王宗顯延爲五經師學

者稱爲南陽先生卒年八十二所著有南陽雜稿修

文忠敬先生儆從祖鉉

敬儆字威卿易州人也其從大父鉉精于經學有春秋備忘金人稱爲大寧先生者也先生嘗爲浙東參政溢金華受業白雲而以張子長爲友白雲贈之詩曰皇皇駟馬車誤立門外雪者也補

梓材謹案謝山原稾作其大父鉉攷元史先生本傳祖鑑同知嵩州事鉉其叔祖也據以正之又案先生官至中書平章政事卒封魯國公謚文忠

學錄唐存齋先生懷德

唐懷德字思誠金華人梓材案先生號存齋受業白雲不出戶者十年六經百家之書無不硏究余闕持節海右特容接之或請余書揚

雄九州箴未知所出先生曰此出古文苑卽援筆寫之不遺一字嘗與宋景濂宿錢塘辯諸子是非凡九十餘種交舉所疑以質宋推其博先生曰徒博則陛澄之書廚耳吾則藉之以窮理而施諸事也用部使者薦擢金華教諭遷衢州學錄未上而卒所著有破萬總錄六經問答鉤玄集書學指南存齋集共百餘卷修

文安揭先生傒斯

教授宋明所先生公遷　並見雙峯學案

文公歐陽圭齋先生元　附師張貫之

歐陽元字原功其先家廬陵與文忠同所自出曾大父新始居瀏陽先生幼岐嶷母李氏親授孝經論語小學諸書八歲能成

誦始從鄉先生張貫之學日記數千言即知屬文年十四益從
宋故老習爲辭章下筆輒成章弱冠下帷數年人莫見其面經
史百家靡不研究伊洛諸儒源委尤爲淹貫延祐元年詔設科
取士先生以尚書與貢明年賜進士出身授岳州路平江州同
知調太平路蕪湖縣尹改武岡召爲國子博士初置藝文監文
宗親署爲少監奉詔纂修經世大典陞太監檢校書籍事拜翰
林直學士編修四朝實錄兼國子祭酒重紀至元五年足患風
痺乞歸不允拜翰林學士歸復起以疾未行詔修遼金宋三史
召爲總裁官發凡舉例俾論撰者有所據依拜翰林學士承旨
除福建廉訪使行次浙西疾復作乃上休致之請作南山隱居
優游山水閒有終焉之志復拜承旨力辭不獲命奉敕定國律

尋乞致仕將行帝復降旨不允進階光祿大夫十七年卒于崇教里之寓舍年八十五贈崇仁昭德推忠守正功臣大司徒柱國追封楚國公謚曰文先生處己儉約爲政廉平歷官四十餘年在朝之日殆四之三三任成均而再爲祭酒六入翰林而三拜承旨文章道德卓然名世有圭齋文集若干卷 參史傳

方若谷先生用

方用字希才望江人少負逸才與揭傒斯朱公遷歐陽元同遊于許白雲之門以羽翼斯文相砥礪時稱許門四傑著有先儒宗旨若谷叢說諸書子三人以詩禮世其家 參江南通志

都事蘇栗齋先生友龍

蘇友龍字伯夔金華人學經于白雲以才推擇爲吏擢令蕭山

轉行樞密院照磨歷行省都事多著能績入明而卒子伯衡修

雲濠謹案先生門下侍郎轍之裔宋文憲誌其墓云伯衡字也人稱之曰栗齋而不敢字其先居眉州文定長子遲知婺州因家金華又言先生上距文定蓋九世矣然其子平仲為待制遲八世孫則先生距文定祇八世耳

教授胡長山先生翰

胡翰字仲申金華人從吳正傳師道受經吳立夫萊學古文詞又登白雲之門獲聞考亭相傳的緒嘗至京師徧交當世名士而于余闕貢師泰尤善避地南華山中著書入明除衢州教授聘修元史賜金繒而歸居長山之陽稱長山先生卒年七十五

仲子文集補

皇降而帝帝降而王王降而霸猶春之有夏秋之有冬也由皇等而上始乎有物之始由霸等而下終乎閏物之終消長得失

治亂存亡生乎天下之動極乎天下之變紀之以十二運統之
以六十四卦乾天道也健而運乎上坤地道也順而承乎下天
地既判其氣未交爲否既交爲泰始乎乾訖乎泰四卦統七百
二十年是爲天地否泰之運乾一索得男而爲震坤一索得女
而爲巽震長男也巽長女也夫婦之道也始成爲恆既交爲益
乾再索得男而爲坎坎中男也坤再索得女而爲離離中女也
中男中女夫婦之道成爲既濟既交爲未濟乾三索得男而爲
艮艮少男也坤三索得女而爲兌兌少女也少男少女夫婦之
道成爲損既交爲咸始乎震訖乎咸十二卦統一千六百七十
有六年是爲男女交親之運男治政于先女理事以承其後男
之治也從父之道大壯也无妄也長男從父者也需也訟也中

男從父者也大畜也遯也少男從父者也六卦統一千一百五十有二年是爲陽晶守政之運女之治也從母之道觀也升也長女從母者也晉也明夷也中女從母者也萃也臨也少女從母者也六卦統一千有八年是爲陰鼂權行之運坤陰也得陽育而生男乾陽也得陰化而生女男歸于母女應于父豫也復也長男歸母者也比也師也中男歸母者也剝也謙也少男歸母者也六卦統九百三十有六年是爲資育還本之運小畜也姤也長女應父者也同人也大有也中女應父者也夬也履也少女應父者也六卦統一千二百二十有四年是爲造化符天之運乾坤父母之道也必有代者焉代父者長男也從長男者中男少男也解也屯也中男從長者也小過也頤也少男從長

者也四卦統六百七十有二年內外以剛陽治政是爲剛中健至之運陽剛之極陰必行之代毋者長女也從長女者中女少女也家人也鼎也中女從長者也中孚也大過也少女從長者也四卦統七百九十有二年內外以陰柔爲治是爲羣愚位賢之運陰隨于陽爲順豐也噬嗑也中女從長男者也歸妹也隨也少女從長男者也節也困也少女從中男者也六卦統一千八百年是爲德義順命之運陽隨于陰爲不順渙也井也中男從長女者也漸也蠱也少男從長女者也旅也賁也少男從中女者也六卦統一千八十年是爲惑妒畱天之運長男既息爲男之窮也長女既息爲女之窮也于是中男與少男相搏焉蹇也蒙也二卦統三百三十有六年是爲寡陽相搏之運陽之搏

也陰必隨之于是中女與少女會焉暌也革也二卦統三百八十有四年是爲物極元終之運十二運上下萬有一千七百八十載陽來陰往太乙臨之不浸則不極不極則不復復而與天下更始非聖人不能也聖人非天不生也天生仲尼當五霸之衰而不能爲太和之春者何也時未臻乎革也仲尼歿繼周者爲秦爲漢爲晉爲隋爲唐爲宋垂二千年猶未臻乎革也泯泯棼棼天下之生欲望其爲王爲帝爲皇之世固君子之所深患也余聞之廣陵秦曉山迺推明天人之際皇帝王霸之別定次于篇衡運論

梓材謹案謝山劄記云長山載入衡運諸篇

六合之大萬民之衆有紀焉而後持之何紀也日天紀也地紀

也人紀也天紀不正不足以爲君地紀不正不足以爲國人紀不正不足以爲天下何謂天紀天子無所受命者也其所受命者天也故國君受命于天子天子受命于天義至公也堯有天下七十載而得舜舜有天下五十載而得禹舜以德禹以功其得天下也不曰堯舜與之而曰天與之也由禹之後桀承其紀而自絕于天故湯放之由湯之後紂承其紀而又絕于天故武王伐之天下不以湯武爲篡而曰此天吏也天之所廢孰能興之天之所興又可廢乎皆歷數也虞夏商周之取與與道皆推至誠以順天者也而後世欲以詐力爲之始亂天下之大義矣何謂地紀中國之與夷狄內外之辨也以中國治中國以夷狄治夷狄勢至順也自三危積石負終南地絡之陰抵太華而北

逾大河並太行抵恆山之右循塞垣至于濊貊朝鮮是謂北紀胡門也自岷山嶓冢負地絡之陽並商山抵上洛而南逾江漢至于荊衡循嶺徼至于百粵是謂南紀越門也其閒包有冀兖青徐荆揚豫梁雍之地上黨天下之脊也宏農分陝兩河之會也其外四夷居之風氣不同習俗亦異虞有三苗之叛周有昆夷之患雖有聖人不能使之同仁從其族類可也而後世務勤遠略欲以冠帶治之始失天下之大勢矣非一朝一夕之故也由漢之後汨天之紀者莫曹操若也由晉之後汨地之紀者莫劉淵若也魏晉之事衰世之事也以唐高祖太宗之爲君而不能挈天下歸之正者何也高祖起兵晉陽下西河取臨汾鼓行而入長安除暴隋之禁約法十有二條民懷其德威震海內與

漢何異哉漢王卽位氾水之上蕭王卽位鄗南君子與之唐受隋禪獨不與焉非有惡于唐也楊廣弑父與君天下之首惡也與天下誅之天下之大義也不知出此而從事于繁文僞飾猶竊人之鍾自掩其耳知其不可而猶爲之是以魏晉自處矣太宗承武德之後以百戰之師命李靖等將之擒頡利降伊吾平党項西通吐蕃回紇南致謝元深空人之國俘人之衆警然自以秦始皇漢武帝不若也魏徵言之不聽顏師古李百藥言之又不聽好須臾之名忘將來之患卒從溫彥博之議處漠南之境徙其部落居吾內地畱其君長備吾屯衛而帝加號天可汗刻之璽書是以夷狄自處矣以夷狄處者以夷狄與之以魏晉處者以魏晉與之春秋之義也蓋將以正天地之紀也天地之

紀不正雖有人紀君臣也父子也夫婦也朋友之交也長幼之序也何自而立哉而人紀之在天下固有不可泯焉者也當魏晉之初毛玠荀彧雖以操之奉獻帝爲扶宏義示至公而當時之士如甘寧周瑜金禕耿紀之徒奮不與之淵雖尊漢安樂自謂漢氏之甥而孔愉逆知其奸睦夸不仕其朝忠臣孝子遭時多難未嘗不駢首接跡于當世鼎鑊在前而不辟刀鋸在後而不顧吾以是知生人之紀未嘗泯也有能正者豈難也哉故天下莫要于人紀莫嚴于地紀莫尊于天紀亂其一則其二隨之亂其二則三者夷矣漢不亂則操固漢之征西也晉不殘則淵固晉之都尉也天地之紀不正由生人之紀先紊之也非秦隋之亂漢高帝唐大宗亦何自而興哉漢承秦之變變而近正者

也唐承隋之變變而不善正者也三紀之立其堯舜禹湯文武之世乎善爲天下者亦法乎堯舜禹湯文武而已矣正紀論

人君兼天下之所有以貴則天下莫與伴其勢也以富則天下莫與較其利也以權則天下生殺之所由懸也何求而不得何爲而不成而必有待于賢者知天下不可自用也雖聰明容知一堵之外目有所不見十室之閒耳有所不聞萬鈞之重力有所不舉百工之事能有所不通況天下大器也舉天下之大器重任也而三代之王者或以不明而克綏先祿或以幼沖而宏濟多難或負過人之才強力辯捷而遂亡國喪家不保其身豈天下之大器重任材力者有所不堪而幼沖不明者能勝之哉太甲成王以有伊尹周公爲之輔佐故天下不勞而治夏癸商

辛有終古龍逄而不能聽有膠鬲商容而不能用故天下不治而底于滅亡用得其人則太甲之不明成王之幼沖可以遷善改過緝熙光明而爲令主不得其人而自用之則雖夏癸之勇力商辛之辯捷負過人之才而不免爲獨夫得失之機不可不審也亡國之人非盡不肖興王之臣非必皆賢天之生才何代無之伊尹仲虺巫咸甘盤傅說非盡生于亳邑也閎夭泰顛散宜生南宮适太公望非盡出于豐鎬也亦非素有位而貴也遇之以其道則耕築漁釣遠迹田野海濱之人皆起而任公卿大臣之責伊尹傅說太公望之于商周是也遇之不以其道雖千乘之國萬鍾之粟會不足以延搢紳游談之士孟軻氏之于齊梁是也道合則合道離則離去就之義不可苟也至治之世以

德相尙天下無不可仕之國故君爲官擇人而臣無擇官士患德不修不患無聞也患業不廣不患無位也德修而業廣矣雖欲處衡門而樂考槃也詢衆庶者在閭其能舍乎興賢能者在鄉其能不擧乎由鄉而達于諸侯貢于天子之廷三適者受上賞不賢者貶爵土則諸侯之責重矣賢者授之以官大賢授大官能者任之以事大能任大事則天子之任又重矣商周之盛上無曠官下無遺才其君臣遇合蓋如此周德旣衰春秋戰國之際不能統一于是君擇臣而臣亦擇君以事之然猶以義相尙侯嬴魏夷門監也而魏之公子枉車騎虛左迎之毛遂趙下士也而楚烈王願奉社稷歃血聽之魯仲連東海布衣也居邯鄲圍城之中不肯西面而帝秦人以爲天下士也瞀然貿其高

世之志伸大義于諸侯之上漢唐數百年之盛未有肖其風烈者高帝太宗解衣輟哺傾身散財從海內之士舉天下于反掌之間傳世孔久當是時也曰奇士者有矣曰國士者有矣求所謂天下士果何人哉士氣卑而主氣崇偈偈焉以權利相任使其人固有不屑者矣如晉雨生野王二老世豈盡知之乎夫揭數尺之竿懸尋丈之緡鉤蟥爲餌而投之河海所得者䱇鮒之屬耳吞舟之魚終不足致也其爲術亦疏矣人主之心其精神念慮與天地相酬酢苟積至誠廓至公求天下之賢以寅亮天工孰不風動而應之于下天下至廣人才至衆其要莫先于論相相之賢否官之得失所繫也官之得失政之隆替所繫也由君子言之是猶後世之論相也未能盡古之道也治天下有本

君之謂也治天下有要賢之謂也其本正者天下不勞而治其要得者天下之本不勞而正漢唐之君莫或知之其有天下非不求賢也其求而用之者不過以郡國之政有不舉耳朝廷之治有不備耳公卿大夫之職有不稱耳未嘗知正天下之本也爲公卿大夫者亦以爲能脩郡國之政佐朝廷之治于職足矣未有能正天下之本者也王霸之畧混聖賢之道塞非此其故乎蓋至趙宋而後世之君子有以此爲任者而其主不能擇也帝王之大經大本託之空言而無補當此之時得君專且久者皆是匪人假儒術以濟其奸者也易言拔茅連茹泰之君子以此進其君子否之小人亦以此進其小人二者迭爲消長故知人之難非獨難于君子而深難于小人至于君子之小人則又

難也其言辯其行堅其見聞之博足以出人之不能其情貌之深足以欺人之不測其知術之巧足以移人所好而不悟其才藝之美足以行人所難而不憚其名君子實則戾也辨之不早去之不果植爲朋黨惡知其非君子也雖有君子横惟口語又惡知其非小人也知人則哲帝陶唐氏猶難之共工崇伯之屬衆所共賢者矣而帝獨以爲非賢其後果不賢也于是去之而帝之廷無惡人矣于是禹皐陶爲帝臣者皆得著其成績人主欲進賢而不能遠小人不足以言知人不知人不足以言得人非常之士待非常之主然後用之天降時雨山川出雲其興于此時也蓋必有之矣其興于此時也予必得而見之矣尚賢論

天地養萬物聖人養萬民故天下之利聖人不私諸己亦不以

私于人井田之制是也井田者仁政之首也井田不復仁政不行天下之民始敝敝矣其後二百三十有二年而漢始有名田之議猶古之遺意也又其後六百有三年而元魏始有均田之法猶古之遺制也先王之遺制遺意由秦以來僅一二見又皆行之不遠天下之民益敝敝矣爲政者南面以子萬姓一夫之飢猶己飢之一夫之寒猶己寒之孰無是心也而訖莫之拯焉方漢承秦苛虐之後民新脫去湯火未遑蘇息高帝因而撫之逮及文景之世國家燮安無事宗戚大臣憑藉貴高之勢爭取美田宅以爲子孫利益郡邑富商大賈周流天下貲累鉅萬治生產畜牧富埒十倍上儗封君編戶之民無立錐之地則卑下之爲役爲僕不暇顧其身貧富不均勢所馴致也故董仲舒言

于孝武以古井田法雖難卒行宜少近古限民名田以抑兼并名田者占田也占田有限是富者不得過制也其後師丹孔光之徒因之令民名田無過三十頃期盡三年而犯者沒入之議者以三千頃之田周三十夫之地也一夫占之過矣晉戶苞令民男女二人占田百畝丁男女有差有國食祿者有差或十頃或五十頃兼以品蔭其親屬自起奸端矣民無恆產不能制之專事要求其間不勞民駭衆坐獲井田之利此吾所未喻也殆不過爲兼并之閑耳非有貲于畝畝細民能無不足之患也故名田雖有古之遺意不若均田之善李安世在魏太和中其得君非華夏之主也其得民非歸馬牧牛之時也以魏國之大獨能均其土地審其徑術差露田別世業魏人賴之力業相稱北

齊後周因而不變隋又因之唐有天下遂定爲口分永業之制而取以租庸調之法口分卽露田也露田夫四十畝婦人二十畝而率倍之口分八十畝而不倍惟歲易之田倍之永業卽世業也夫家受而不還皆二十畝所以課蒔桑麻也民有多寡鄉有寬狹田有盈縮狹鄉之民受田半之爲工商者不給而在寬鄉者給之亦半也老疾寡妻妾給之三十畝四十畝雖不耕不可無養也當戶者益之二十畝雖已有田不可不優也以此均天下之田貧不得粥富不得兼猶懼不能守吾法而乃聽民粥永業以葬粥口分以遷是以小不足而大亂法也何救于敝振窮恤貧民獲保息周典也何惜而不爲之粥而加罰永檄之禁抑末耳議者如宋劉敞又以魏齊周隋享國日淺兵革不息土

曠人稀其田足以給其衆民獲其實唐承平日久丁口滋多官無閒田給授民不復獲其實徒爲具文不知隋唐之盛丁口相若耳開皇十二年發使均天下之田狹鄉一夫僅二十畝隋之給授何加于唐也唐雖承平日久貞觀開元之盛其人戶猶不及隋何至其田具文無實也敞言過矣但狹鄉之民多而田不盈永業之田粥而民不困如陸贄所謂時弊者勢驅致也時弊則法亦弊故均田雖有古之遺制不若井田之善周制九夫爲井井有溝四井爲邑四邑爲邱四邱爲甸甸有洫四甸爲縣四縣爲都都有澮地方百里是爲一同治都鄙者以之夫閒有遂遂有徑十夫有溝溝有畛百夫有洫洫有涂千夫有澮澮有道萬夫有川川有路萬夫之地三十二里治鄉遂者以之孟軻氏

請野九一而助國中什一使自賦蓋二法並行遂人匠人多寡異數而內外相經緯焉王畿之內五十里爲近郊百里爲遠郊六鄉六遂居之六遂之餘地爲甸地距國中二百里即公邑之田天子使吏治之者也甸地之外爲稍地距國中三百里大夫所食之采地也稍地之外爲縣地即小都之田距國中四百里卿及王子弟之疏者所食之采地也縣地之外爲畺地即大都之田距國中五百里公及王子弟之親者所食之采地也此王畿之制井田常居十之六其不爲井者四郊甸地耳其曰夫三爲屋屋三爲井則出地貢者亦三三相任如井田之法八家樹藝一夫稅入于公孟軻氏所謂皆什一者是也鄉遂之采地五十畝或百畝二百畝而都鄙之田或不易或一易再易是亦名

異而實同也地有肥磽爲之井者必有牧以濟之所謂采與易者則皆牧也故小司徒曰井牧其田野井者其正也牧者其變也井地均不必牧也井地不均必牧以均之也由是達于天下雖有山林川澤不可以開方制者以井牧授之以貢助取之諸侯之國可按而定也楚人東南之要服也蔿掩爲司馬度山林鳩藪澤辨京陵表淳鹵數疆潦規堰豬町原防牧隰臯井衍沃量九土之入修千乘之賦況中國之地無山林藪澤之阻無淳鹵疆潦之患原隰衍沃舉目千里夏后氏用之以爲貢商人用之以爲助而周人兼用之以制畿甸經邦國其法可考者往往存于周官之書其不合者以孟軻氏爲之權衡豈不較然也哉故嘗以爲井田之法行有十便民有恆產不事末作知重本一

也同井並耕勞逸巧拙不相負齊民力二也奉生送死有無相
贍通貨財三也貨財不匱富者無以取贏絕兼幷四也取以什
一天下之中正吏無橫斂五也比其邱甸革車長轂于是乎出
有事以足軍實六也一同之閒萬溝百洫又有川澮戎馬不得
馳突無避患七也畎澮之水澇則疏之旱乾則引以溉注少凶
荒八也少壯皆土著姦偽不容善心易生以其暇日習詩書俎
豆養老息物成禮俗九也遠近共貫各安其居樂其業尊君親
上長子孫其中不煩刑罰而成政教十也一舉而十者具矣何
憚而不爲乎其謂不可爲者蓋亦有二焉邱甸縣都其閒萬井
爲溝洫者又萬計包原隰而爲之窮天下之力傾天下之財非
數十年之久不克潰于成也非大有爲之君不能致其

不可者一也中古以降淳厚之俗薄澆僞之風熾恭儉之化衰功利之習勝經久之慮少僥倖之獘多以限田抑富強猶有撓之者況使盡棄其私家之產乎以均田授農民猶有不能周之者又況生齒滋衆之時乎怨讟于上奸興于下此不可爲者二也以余論之二者何足厄吾事乎古者步百爲畝漢人益以二百四十爲畝北齊又益之以三百六十爲畝今所用者漢畝步也今之五十畝古之百畝也漢提封田萬萬頃惟邑居道路山林川澤不可墾餘三千二百二十九萬頃皆可墾元始初遣司農勸課定墾田八百二十七萬五百三十頃是時天下之民一千二百二十三萬三千戶以田均之計戶得田六十七畝古之百四十畝也家獲百四十畝耕之未爲不給也加之簡稽則工

商祿食之可損者又不知其幾也雖唐盛時永徽民戶不過三百八十萬至開元七百八十六萬亦不漢過也以天下之田給天下之民猶之漢唐則後世寧有不足之患乎田無不足之患則取諸臣以與民天下皆知吾君之不私也天下有如卜式者且將先吾民而爲之孰不響應于下也秦長城之役袤延萬里驅山堙谷槩兵三十萬而阿房之作督用徒刑者又七十餘萬郡邑之民發謫徒邊者又歲不休息不德甚矣天下怨誹未聞有一人違者況下令如流水之源固民心之所欲也王政之所本也令先取一鄉之田井之其制定其事便其民悅然後行之一郡取一郡之田井之其制定其事便其民悅然後行之天下天下之制定事便而民悅也亦何異于鄉郡乎是天下之田可

井也事不勞者不永逸欲長治久安而不于此圖之亦苟矣唐太宗嘗讀周官之書至體國經野設官分職以爲民極慨然歎曰不井田不封建不足以法三代之治人君負有爲之才據可致之勢其時又非難也封建議而不行井田知而不復君子蓋深爲唐惜之吾聞春氣至則草木生秋氣至則草木落生與落必有使之者矣物莫知之也故使之者至物無不爲使之者不至物無可爲上之人審其所以使故物莫不爲用管商之法孰與先王之制天下皆知其非民利也而齊秦舉國聽之其故又可知也以先王之制使若管商者爲之以紀人事經地利吾知天下之田可限也可均也亦可井也此無他善操其所使而已矣忠信之道賞罰之柄上之所以使也　井牧論

梓材謹案井田之制世儒多以爲不可復行然自橫渠謂治天下不由井地終無由得平是後朱子井田譜夏氏井田譜程畏齋讀書工程並取之合之此論可以互相發明矣

天下之勢窮則變由治而趨亂者其變易雖一喩人壞之而有餘由亂而趨治者其變難雖合天下之智力爲之而不足由秦以來天下之變數矣議者莫不慨然欲追復先王之舊歷漢唐千數百年而卒循乎秦人之轍者此豈其勢難而力不足哉荀卿子曰法後王一天下制度又曰法貳後王謂之不雅蓋卿有以啟之也自卿之論與其徒李斯用之以相秦凡可以變古者莫不假秦之柄奮其恣睢之心而爲之雖商鞅之刻薄不若是之烈也鞅廢井田止秦之土地改法令止秦之人民而斯也尊王爲皇帝舉天下以爲郡縣舉天下不復有井田夷其城郭銷

其兵刃人主之勢孤立于上而怨起于下計無所出益倒行而逆施之燔詩書以塗民之耳目黜儒術以滅天下之口說所守者律令也所師者刀筆吏也其變既極其習既成秦亡而漢承之聖王之繼亂世掃除其迹而悉去之崇教化而興起之此其幾也陳經立紀以爲萬世法程此又一幾也高帝以寬仁定天下規模宏遠矣然未嘗有一于此其後賈誼言之于文帝董仲舒言之于武帝皆不能用又其後王吉言之而宣帝亦恬不以爲意觀高帝命叔孫博士之言令度吾所能行爲之天下事孰非人主所能者柰何帝之自畫如此而羣臣不足佐之創業之君後昆所取法由是文帝有卑之無甚高論之喻宣帝有漢家自有制度之語當更化而不更化當改制而不改制一切緣秦

之故雜霸以爲治逮于中興光武以吏事責公卿顯宗以耳目爲明察文法密而職任違辨急過而恩意少雖從事儒雅投戈講藝臨雍拜老有緝熙輯讓之風未能盡更化改制之實也故朱浮言罷斥之擾于前陳寵建輕刑之議于後建初之政所以濟乖平之失也之數君者在當時號爲賢主且去古未遠而因陋就簡未嘗取先王之法一試爲之爲之而不效舍之可也不爲而舍之烏知其不可乎蓋其溺于所習者久矣辟之戎人生于戎夷人生于夷少長所濡染者皆夷戎也中國之禮義未嘗接焉雖知其美不能使之一朝去其夷狄之俗此豈其性殊哉習固使之耳古今之相去何以異此有能善變其習者果孰禦之魏晉之衰天下之亂極矣元魏起代北其先土托后跋之裔

也其人民被旃控弦之屬也與漢不侔矣宜末易以禮法理也而孝文遷都洛邑挈其人民而居之均田別里崇祀建學國人莫不有忤心焉獨排衆議而咨之王肅李安世之流釋胡服而爲冠帶絕北俗以事詩書王通氏曰中國之道不墜孝文之力也豈不信乎及隋之衰天下又大亂而唐承之太宗卻封倫之對從魏徵之勸貞觀之初力行仁義其爲化也得矣制官以六典制兵以府衛制民以均田制賦以租庸調其爲制也備矣行之數歲家給人足行旅不齎糧外戶不待閉方制四夷之外太平之效可謂盛矣故宋儒以爲由文武之治千有餘歲而有太宗之爲君方之于漢其寬仁孰與高帝其玄默孰與文帝其所以致此者由其不惑于後世之論能自拔于秦漢之習也向使

孝文無卓然之見必爲之志雖得中國終于戎狄而止耳使太宗有躬行之實持世之佐舉唐之治又豈殷周之不若乎故俗之不淳不患也刑之不措不患也功之不遂不患也而患無必爲之志躬行之實持之者未久也惟聖爲能盡倫惟王爲能盡制三代之興其王皆聖人也其所以爲天下者莫不本諸天理要諸人心大法之則大治小法之則小治苟以爲遠而莫之法也其道固存其意猶可識也春秋譏變法而大復古聖人豈好爲異哉懼後世不知有先王之法故假筆削力爭之然猶懼不勝況順而下之是猶決江河而放之陸勢必胥溺而已耳故余不責斯之不師古而深悼況之法後王由其有以啟之也君子度己以繩接人用枻夫與世遷徙而偃仰者戰國之遺習也鄉

之意不過如此學術不醇而遂以毒天下太史公曰法後王何也以其近己而俗變相類議卑而易行也天下有能知其近而相類者爲不可法也卑而易行者爲不可行也則秦人之儌去矣非聖人其孰能之愼習論

天地之初未始有物也馮馮翼翼由一而二二氣則一䧳䧳盱盱由二而三三才則一天下同由之謂道同得之謂德同善之謂性同靈之謂心道一也人皆由之而有不由者焉德一也人皆得之而有不得者焉性一也人皆善而有不善者焉此人也非天也心不能盡性則不能盡德矣不能盡德則不能盡道矣故雖天也莫與能焉而成能者聖人也此聖人所以爲萬世開太平也鴻荒之世天地草昧民物雜糅穴居野處雖蚑息蠕動

之屬不異也而不以爲蟄毛食血飲雖鷙擊獷搏之屬不異也而不以爲臊蒙以羽革草木而不以爲野瘞以積薪而不以爲薄約以黠繩而不以爲愚其民安之免于飢寒而不及于災患斯可矣五龍燧人彼十有七氏者何氏也九頭攝提彼十紀者又何紀也其人果聖而世果治也歟宜于此有以變而通之矣何至委其人于顓蒙倥侗之域累數十萬年同于禽犢而不少拯之豈天生民立君之意乎必不然矣世雖傳之聖人不言也聖人不言者蓋無稽而慎之也道本于三皇德著于五帝法備于三王過此以往未之能尙也德固道也而法亦道也所因者異耳山川之風氣不同五方之民異俗古今之風氣不侔歷代之治異宜其要皆所以納民于道也包犧氏神農氏軒轅氏繼

天而王畫卦以開物備物以致用民利賴之其其不過網罟耒耜而佃漁農父之所務也其制不過宮室舟車關市弧矢杵臼而工商武夫之所能也方其未創之時民固無所措其心思手足之力矣故必聖人而後爲之爲之不足必聖人而後繼之因時變通不變不通也書契之足法之始也衣裳之治德之昭也其化神而民宜有書而不知天下同歸于道泯乎其迹矣軒轅之後是爲五帝歷少昊高陽高辛而至唐虞唐虞之帝爲堯舜聖聖相承疇咨都俞南面以臨羣臣其治猶黃帝也而政教禮樂之在天下有皐陶稷契以任之有伯夷后夔之屬以典之而又以伯禹總焉雖有洪水之災四凶之惡不勞而治帝何爲哉天下同歸于德雖莫之名焉而煥乎其文矣有虞之後夏后氏

承帝執中之傳以功踐帝之位九土既平九疇既錫彝倫攸敘三年而天下遂于仁不得賢而與之而其子啟能敬承父道以天下與其子猶與賢也及啟之身有扈不服于甘之役大戰而後服之欲如有虞之世不可得矣而父子相繼卒能止天下之亂是乃變而通之也夏德既衰商人繼之商德既衰周人繼之南巢之放湯有慙德牧野之師武王以為有光焉則居之不疑矣無復商人之意矣其順天應人則一也故君臣易位天下不以為非是亦變而通之也撥亂世而反之正天下同歸于義義形而法益備矣禹之興也承平虞而不及虞者也文之興也承平商而進乎商者也皆三代之盛王也其道同其德異者有之其德同其法異者有之其法同其制異者有之存乎其人焉爾

存乎其世焉爾消息者候之徵也淳厖者俗之判也理亂者變之象也質文者治之體也損益者制之宜也變通者權之用也神化者用之妙也進乎消息之候審乎淳厖之俗明乎理亂之幾別乎質文之體損益變通合乎神化之妙此聖人之所同也及周之衰王降而爲霸霸降而爲戰國諸子分裂聖人之道人騖其私智異說掎挈是非梟亂名實世患苦之雖爲諸子者亦病焉于是刑名農墨之家崇儉質尚功實而老子貴清淨將棄仁義蔑禮法與天下共反其朴于太古之時意在懲周之弊而非大公至正之道也漢用其術文景之世天下無事最爲有效而非五帝三王之所尚也聖人之道辟之天地明之爲日月潤之爲雨露變之爲風霆爲鬼神莫不由天地以成化斂之爲山

川微之爲草木爲昆蟲莫不由天地以成體而天地之所以爲天地者易簡而已矣聖人在位大之爲朝廷之進禪父子之繼立變之爲征討君臣之革命皆天命所當然重之爲郊廟社稷之事公卿大夫賢不肖之黜陟下至閭伍井牧之賦庠序之教關市權衡度量之制刑賞之具禮樂之用皆民生之不可去者也聖人何容心哉亦行其所無事而已矣故聖人之心天地之心也聖人之性天地之性也聖人以其心溥萬物而物無不平以其性盡萬物而物無不成非固詔之也有生者各一其性有知者各一其心聲氣之同捷于桴鼓念慮之孚堅于金石故曰天地感而萬物化生聖人感人心而天下和平聖人之化如神而人不與知焉聖人之化如天而神不與能焉蕩蕩乎平平乎

皇極之道也而非老氏者之所謂道也皇極之道立而天下之治得矣苟不爲皇猶當爲帝苟不爲帝猶當爲王降是而霸聖人之徒羞稱之矣矧漢以下乎 皇初論

聘君朱丹溪先生震亨

朱震亨字彥修義烏人初爲聲律之文刻燭而成已棄去爲任俠既壯則又悔之遂往從白雲于八華山中白雲爲開明天命人心之祕內聖外王之微先生聞之汗下由是挾冊坐至四鼓默察理欲之消長抑其粗豪歸于純粹數年而其學堅定以其所得者行之鄉黨州閭之閒興利除害郡邑不能奪也又曰吾窮而在下澤不能及遠隨分可自致者其惟醫乎于是得羅知悌之傳遂以醫名醫家傳之爲丹溪先生其學以躬行爲本以

一心同天地之大以耳目爲禮樂之原積養之久內外一致曰聖賢一言終身行之不盡矣以多爲浮豔之詞尤不樂顧直以吾道蟊賊目之

御史王先生餘慶

王餘慶字叔善金華人受業白雲嘗遊京師番僧爲總統欲見之先生曰吾學將以明道寧有屈身異教而道可明邪至正初入經筵爲檢討官累拜監察御史

呂竹溪先生溥

呂溥字公甫永康人從學白雲講究經旨爲文落落有奇氣詩動盪激烈可喜冠昏喪祭一依朱子所定禮行之所著有大學疑問史論竹溪集族子權亦許氏弟子早卒修

呂先生洙

呂洙字宗會溥之兄也在白雲門服其精敏未究而卒有周易圖說太極圖說大學辯疑修

呂先生權

呂先生機合傳

呂權字子義永康人從白雲竟夕不寐嘗自書其夢中之語曰青壁雖萬里白雲只三尋已而三十八歲病卒弟機字審言亦從白雲通春秋左氏尤精于資治通鑑有篤行補

教授李靜學先生唐

李唐字仲宏號靜學東陽人從白雲遊爲詩文以理勝一時名輩相推重之仕爲本郡儒學教授所著有靜學齋集尚䌹齋集

正節衛耕讀先生富益

衛富益字□□崇德人也從金仁山遊深探易理而卒業于許白雲默識心融洞究性理聞崖山亡日夜悲泣設壇以祭文陸二丞相詞極哀慘歎曰夷齊何人耶馮道何人耶遂絕意進取隱居石人涇講學所謂白社書院者也先生立學規凡薦紳仕元者不許聽講爲人所恨至大中有司薦之不就遂遭搆毁其書院乃遷居湖之金蓋山授徒不輟所著書曰四書考證曰性理集義曰易說曰讀史纂要曰耕讀怡情錄至治中始還故里別署耕讀居士足不入市或有乞詩文者辭曰吾欲涵養德性何□說爲疾篤取所著書焚之曰玄奧處宋儒已盡之安用此

糟粕爲九十六歲而卒其門人曰沈夢麟曰黄彝曰鄭忠相率制服葬于金蓋私諡正節修

戚朝陽先生崇僧

戚崇僧字仲咸金華人貞孝先生紹之孫也家學出于呂氏先生年二十七始從白雲講道同門推爲高第清苦自處不以時何改度每謂人知富貴之可欲而不知貧賤之可樂也先生之父訪其壻呂汲于永康太平山中愛之先生遂奉父居焉汲之子權亦白雲徒也其諸孫遂從先生學居常默坐一室環書數百卷非有故不出人稱朝陽先生所著有春秋纂例原旨三卷四書儀對二卷復古編一卷昭穆圖一卷歷代指掌圖二卷先生精于篆學嘗以篆法籍寫易詩書禮春秋孝經論語學庸

孟子將獻之朝以儀禮一經未及竟不果上又嘗爲書言時政將詣闕陳之亦不果行黃晉卿曰入見君高蹈物表目以爲畸人靜者而不知其末始忘情斯世第不苟售耳 修

朱裕軒先生同善

朱同善字聖與義烏人從白雲講究經旨學者師之稱曰裕軒先生

隱君劉青村先生涓

劉涓梓材案金華先民傳作金涓蓋與仁山先生同爲項伯之後出項而賜姓爲劉吳越時又由劉而改姓爲金者故金涓即劉涓也字德源義烏人從白雲于八華山稱爲高第弟子又從黃文獻溍學古文詞不樂仕進從蜀山之青村朋舊叩門焚香瀹茗對榻劇談去則閉門不出學者稱曰青村先生

推官李先生裕

李裕字公饒東陽人從白雲學嘗詣闕上至治聖德頌英宗召見至德殿中書奏補國子生登天歷閒進士第授陳州同知轉道州路總管府推官而卒

李先生序

李序字仲倫東陽人弱冠從白雲推爲上第爲文以左國史漢爲標格唐宋以下勿論也宋褧按部以先生自隨危素在史館時歌其詩以爲入格臥東白山中與鹿皮子陳樵相倡和士類皆師表之

貞節蔣若晦先生元

蔣元（梓材案先生姓原本作薛復抹去改作蔣攷先生之祖蔣沐築橫城精舍以延方蛟峯則以爲蔣氏者是也華陰薛

元字微之號膚齋與辛愿姚樞等講貫古學者別一人字子晦一字若晦東陽人從白雲遊不仕學者私謚貞節先生所著有中庸注補

雲濠謹案兩浙名賢錄載先生著有學則二十卷又謝山學案劄記云先生著有四書箋義

樓先生巨卿

樓巨卿東陽青石渡人白雲高弟

趙先生子漸

趙子漸金華人

梓材謹案黃文獻誌退藏山人趙若磐墓言其先自開封徙衢州又自衢徙蘭溪退藏僑居于郡城次子嗣鴻遣之受業于鄉先生許君嗣鴻蓋卽先生之名子漸其字也

張先生匡敬 大父衍父主善

張匡敬字主一金華人也其大父曰頤齋先生衍父曰木齋先

生主善皆有學行而先生從白雲遊 補

馬一得先生道貫

馬道貫字德珍東陽人白雲弟子自號一得叟恬退非公不入城府所著有尚書疏義六卷一得叟集 補

鄉舉江先生孚

一江先生起 合傳

江孚江起常山人兄弟並從白雲 補

雲濠謹案宏治衢州府志言先生兄弟與伯兄叔載齊名人號曰三江先生但載江孚受業于文懿之門以書經中至順壬申鄉第弟起詞氣雄辯云

教諭王先生麟 附子延齡

王麟東平人也嘗自廣陵至婺學于白雲期年而歸白雲書學

儀以遺之仕終昌平教諭其居廣陵聞白雲歿爲發喪悲不自勝其後凡遇白雲生辰忌日必設祭去酒肉不食又爲白雲刻何書大學諸書以傳蓋不負師門者也子延齡爲明翰林 補

縣官合剌不花先生

合剌不花蒙古人也官浙之台州達魯花赤已而移徽州嘗遊白雲之門其學以誠意不欺爲主嘗喜挾方冊攜一羊皮坐于山巔水涯歌詠終日野老過者輒呼而問以民間疾苦以德爲化嘗曰法所以防姦事苟集矣法不必盡用也二州之民化之幾于無訟考績爲天下最元儒惟魯齋之門有以蒙古從學者此外惟白雲而已 補

何先生宗誠

何先生宗映合傳

何先生宗瑞合傳

何宗誠字□□金華人也其父遯山先生鳳隱于醫道君子也三子曰宗誠曰宗映曰宗瑞白雲許文懿公方羈孤時落落不偶莫從之遊遯山獨奇之館于家使先生兄弟師之而以世務機利迷罔他岐固勉以義令求其遠者大者文懿遂決意于學遯山悉出其藏書使觀之率其鄉之子弟以其師之而文懿之名始盛終身嚴事遯山以為淵源之自也先生兄弟三人皆學于白雲而其詳不可考補

方先生麟

李先生亦合傳

方麟太末人李亦東陽人與蔣貞節元皆文懿弟子貞節延兩先生于家塾俾其子允升禮而師之參王忠文集

范葉學侶

鄭先生議

鄭議字彥淵范祖幹葉儀之學侶也所著心學圖說詳金華先賢傳補

靜儉門人

文憲宋潛溪先生濂見下凝熙門人

博士鄭先生濤

鄭濤字仲舒浦江人受業柳道傳工于詞翰爲丞相脫脫所知授經筵檢討轉國史院編修翰林應奉遷太常博士而罷

提舉戴九靈先生良

戴良字叔能浦江人所居在九靈山下因以爲號好讀書天文地理醫卜佛老之書皆精究其旨棄舉子業學于柳道傳貫道傳之死心喪三年雲濠案朱氏彝尊爲先生擬傳云父暄與柳貫交命良受學于貫并從黄溍吳萊遊至正十年余闕僉浙東廉訪行部至浦江先生上謁與之談詩闕曰士不知詩久矣非子吾不敢語乃盡授以平日所得于師友者時以潛溪華川長山與叔能稱四先生起爲月泉書院山長婺越攻取不已避兵山中者久之張士誠用至正年號開藩于吳東南之名士多往依之先生受中順大夫淮南行省儒學提舉明伐吳先生從海道求救于山東擴廓帖木兒洪武元年山東降附先生附海舟還定海與東南失職之徒謝肅揭汯丁鶴

年歌哭于四明山中其子挽之還家不得也十五年徵至金陵明年欲授以官不可而自裁年六十七 修

謝山九靈先生山房記曰九靈以不肯屈身而被縶顧其死不甚明使其出于自裁固爲元畢命卽令以瘐死亦爲元也九靈之大節不必果出于自裁而要可信其爲元也

學官楊元度先生璲 附兄玖弟瑀

楊璲字元度餘姚人師事柳待制貫與海內博洽者辯說數困之詮詩傳名物類考侍御史姚黻剡文上之後以鄉貢歷寧海縉雲及本州學官兄玖弟瑀稱三楊

雲濠謹案玖一作瑛黃氏補本爲元度傳云兄瑛慶元路學正弟瑀縉雲教諭並有文名

正傳家學

閣學吳先生沈

吳沈字濬仲蘭溪人元國子博士正傳之子以學行聞太祖下婺州召先生及同郡許元葉瓚玉胡翰汪仲山李公常金信徐孳童冀戴良吳履孫履張起敬會食省中日令三人進講經史已命先生爲郡學訓導洪武初郡以儒士舉誤上其名曰信仲授翰林院待制先生謂修撰王釐曰名誤不更是欺罔也將白于朝釐言恐觸上怒先生不從牒請改正帝喜曰誠慤人也召侍左右以事降編修給事中鄭相同言故事啟事東宮惟東宮官屬稱臣朝臣則否今一體稱臣于禮未安先生駮之曰東宮國之大本尊東宮所以尊主上也相同言非是帝從之尋以奏對失旨降翰林院典籍已擢東閣大學士初帝謂先生曰聖賢

立教有三曰敬天曰忠君曰孝親散在經卷未易會其要領爾等以三事編輯至是書成賜名精誠錄命先生撰序後改國子博士以老歸先生嘗著辯言孔子封王爲非禮後布政使夏寅祭酒邱濬皆沿其説至嘉靖九年更定祀典改稱至聖先師實自先生發之也

正傳門人

教授胡長山先生翰 見上白雲門人

參議諸葛先生伯衡

諸葛伯衡蘭溪人也與禮部門人見金華先賢傳補

梓材謹案先生官至廣東參議卒金華杜桓爲作小傳稱爲清修直亮之士

訓導徐先生原

徐原字均善蘭溪人也少從吳禮部遊與禮部子沈童䂓爲友博覽羣書以詩文名世所著有五經講義强學齋文集數卷明太祖取婺州與沈同命爲訓導歷主福建江西考試或云太祖改婺州爲寧越府命知府王宗顯開郡學延儒士葉儀宋濂爲五經師戴良爲學正吳沈徐原爲訓導時喪亂之餘學校久廢至是始聞弦誦之聲參金華府志

汪氏家學

縣令汪遯齋先生汝懋別見慈湖學案

蔣氏家學

貞節蔣若晦先生元見上白雲門人

本心門人朱劉六傳

隱君周紫巖先生潤祖

周潤祖字彥德臨海人也學于周待制仁榮與達兼善爲講學友梓材案達兼善蓋卽泰不華隱居教授四十年至正中召之已卒鄉人卽其所居稱之曰紫巖先生所著有紫巖集十卷補

忠介達先生泰不華

泰不華字兼善以父爲台州錄事遂居于台家貧好讀書周仁榮養而教之年十七江浙鄉試第一明年對策大廷賜進士及第授集賢修撰累官至禮部侍郎至正元年除紹興總管召入史館與修三史陞禮部尚書出爲台州路達魯花赤方國珍作亂死之追贈江浙行省平章政事封魏公諡忠介

紫巖講友

隱君朱鞠隱先生嗣壽

朱嗣壽字得仁一字鞠隱本台之臨海人徙仙居台學自會齋而後生徒甚眾先生少以文雄于曹既而慨然曰學不爲己雖多無益也乃益從事于性命之旨一切文詞必根柢于理紫巖周先生潤祖會齋之嫡傳也少與同舍至是相見論學歛衽服曰高見層出吾弗如也長潭陶凱以師禮嚴事之嘗言世俗爲學不過資講說助佔畢求其躬行之實無有也故力修門內之行黍不華欲薦于朝先生謝曰祿以逮親爲榮親已歿矣不願仕黍不華重違其意而止晚治別業曰東園蒔菊甚盛學者不呼其姓但稱爲鞠隱先生補

凝熙門人

知州吳德基先生履

吳履字德基蘭溪人受學于聞人夢吉爲文以遷固爲法起家南康丞遷知安化濰州以循吏稱

文憲宋潛溪先生濂附子璲

宋濂字景濂世居金華之潛溪至先生始遷浦江之青蘿山先生少讀書日記二千餘言嘗從聞人夢吉受春秋繼從柳貫黃溍吳萊學古文詞年二十五明道著書義門鄭氏之東明山名震朝野元至正中有薦爲翰林編修辭不赴明初定鼎金陵遣使奉書幣聘爲江南等處儒學提舉召授皇太子經筵起居注總修元史陞翰林學士議封功臣勳爵遷國子司業三轉爲翰林侍講學士總修大明日歷拜翰林學士承旨嘉議大夫知制

誥兼修國史兼太子贊善大夫寵遇隆渥欣沃宏多旣而念其開國文臣之首侍從十有九年制度典章燦然大備詔以年老致政還家以長孫愼坐法舉家遷謫茂州至夔門得疾不食者三旬書觀化帖端坐而逝年七十有二正統中賜諡文憲先生博極羣書孜孜聖學道德文章師表當世敷明皇猷贊翊治化名偏寰宇文傳外夷而循循然謙抑下士接引後進所著有潛溪集翰苑集芝園集蘿山集龍門子浦陽人物記合一百四十餘卷子璲字仲珩以書法擅名當世朝野稱之參金華賢達傳

百家謹案金華之學自白雲一𨇠而下多流而爲文人夫文與道不相離文顯而道薄耳雖然道之不亡也猶幸有斯

謝山宋文憲公畫像記曰文憲之學受之其鄉黃文獻公柳文肅公淵穎先生吳萊凝熙先生聞人夢吉四家之學並出于北山魯齋仁山白雲之遞傳上溯勉齋以爲徽公世嫡予嘗謂婺中之學至白雲而所求于道者疑若稍淺漸流于章句訓詁未有深造自得之語視仁山遠遜之婺中學統之一變也義烏諸公師之遂成文章之士則再變也至公而漸流于佞佛者流則三變也猶幸方文正公爲公高弟一振而有光于西河幾幾乎可以復振徽公之緒惜其以凶終未見其止而幷不得其傳雖然吾讀文獻文肅淵穎及公之文愛其雅馴不佻粹然有儒者氣象此則究其所得于經苑之墜言不可誣也詞章雖君子之餘事

然而心氣由之以傳雖欲粉飾而卒不可得公以開國巨公首倡有明三百年鍾呂之音故尤有耆渾滿穆之神有魄于行墨之閒其一代之元化所以鼓吹休明者與

唐先生以仁

唐以仁金華人從聞人夢吉學夢吉奇之妻以女元末奉夢吉避地永康魁山下因家焉補

兩峯門人

長史朱白雲先生右 附師李五峯

朱右字伯賢雲濠案儒林錄作序賢臨江人程門高弟光庭之後學于陳兩峯又嘗受文法于李五峯明初徵赴史局累官至晉府右長史所著有白雲稿春秋類編三史鉤元秦漢文衡深衣考諛歷

代統紀要覽元史補遺先生在明初與潛溪子充輩皆朱門之世嫡然漸趨于文章而心得則似少減矣

匪石門人

左丞王先生守誠別見草廬學案

柏軒門人

邢先生沂附子旭

邢沂云濠案黃氏補本作邢所金華人也從范純孝祖幹遊以詞翰知名子旭字景暘學于家庭登永樂二年進士累官河南參政適歲旱澇修舉荒政民賴以安奏免二程子孫徭役賜田土正統初陞四川布政革弊去奸撫養軍民恩威並著土司王永壽董敏失和治兵交攻朝廷遣師討之景暘身詣其寨諭以禍福皆釋甲

待罪請遣子入質進馬謝恩尋致仕卒蜀人追思惠政立碑成都三公廟祀之所著有退省集

隱君汪先生與立

汪與立字師道金華人也（雲濠案一作蘭溪人）受業于范祖幹其德行與何壽朋齊名而文學稍優嘗謂學者當視古人爲不足毋視今人爲有餘人以爲名言隱居教授不求聞達優游林泉以高壽終

南陽門人

隱君何歸全先生壽朋

何壽朋字德齡金華人也（雲濠案一作蘭溪人）學于葉儀守道安貧不肯干人明洪武中舉孝廉父歿以所居易地而葬學者稱爲歸全

先生補

祭酒許先生元

教授許先生亨並見白雲家學

栗齋家學

教授蘇先生伯衡

蘇伯衡字平仲金華人父友龍受業許白雲之門先生警敏絶倫博洽羣籍爲古文有聲元末貢于鄉明太祖置禮賢館先生與焉歲丙午用爲國子學錄遷學正被薦召見擢翰林編修力辭乞省覲歸洪武十年學士宋濳溪濂致仕太祖問誰可代者濂對曰伯衡臣鄉人學博行修文辭蔚贍有法太祖卽徵之入見復以疾辭賜衣鈔而還二十一年聘主會試事竣復辭還尋

爲處州教授坐表箋誤下吏死

靜學家學

侍郎李先生希明

李希明字濬文白雲高弟唐之子也承其父之學洪武初以薦舉累官監察御史出爲江西參政陳友諒餘孽尙蠢動朝議出師勦之先生以爲不若招撫從之仕終刑部侍郎補

正節門人

縣尹沈先生夢麟

沈夢麟字元昭歸安人少有詩名元時以乙科授婺州學正遷武康尹以疾辭洪武閒五主文衡于閩浙年九十三卒著有花谿集參宏治湖州志

黄先生彝

黄彝

隱君鄭先生忠

鄭忠字原凱嘉興人閉門讀書無間寒暑從衛富益講易一夕夢吞北斗自是時名大著志在恬淡雅好泉石終元世高蹈不仕參浙江通志

若晦家學

學正蔣先生允升別見滄洲諸儒學案

方平門人

學正蔣先生允升別見滄洲諸儒學案

九靈門人

處士李先生孝謙父仕朋

李先生悌謙合傳

李先生忠謙合傳

李孝謙鄞縣人父仕開操履方正當元季四方繹騷閉門不妄交惟書武林楊彝台州陸德暘金華戴良孔嘉高明慈溪胡彝者令子弟受學焉先生及弟悌謙忠謙皆孝友嗜學親瘵各求醫藥迭侍床下親食後食不食終弗御匕箸及明永樂中詔天下纂修圖志太守汪楯起先生總修郡乘書成而卒參寧波府志

謝山跋四明文獻錄題詞曰處士讀書歷嘗受業于胡彝者藏九靈楊彥常史主一揭伯防遺有端緒其生平所著倘有經書問難通鑑考證許心百忍箴註急就章解長律

英華中林集而今不可得見矣是錄之後又別有四明名賢記今亦不可得

唐先生轅 別見慈湖學案

蛟峯續傳

員外方愚泉先生道叡 別見慈湖學案

鞠隱門人

尙書陶耐久先生凱

陶凱字中立樂淸人洪武中薦舉授翰林應奉歷官國子祭酒自稱耐久道人先生應聘而起時國家稽古禮文事多先生裁定詔令封冊歌頌時命先生文章遂盛傳于世 參姓譜

梓材謹案台州府志以先生爲臨海人官至禮部尙書贈太子少保以旌其忠

潛溪門人朱劉七傳

文正方正學先生孝孺詳見明儒學案

唐氏家學

唐委順先生光祖

唐光祖字仲遲金華人以仁子先生承其家傳授徒講學以師道自任所著有委順夫集修

委順門人朱劉八傳

胡先生仕寧

胡仕寧字□□永康人也受業于唐仲遲有高節補

宋元學案卷八十二終